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0年 · 第3期 · 总期: 145 + S\$5.00



记潘受先生 和南洋理工大学一段往事

- 点缀狮城历史文化的狮王
- 俞唯洁的多维度戏剧人生
- 初创华中 校史钩沉
- 云树山水间——寒川专访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编辑语

文·谭瑞荣

由于须遵守冠病疫情的阻断措施，今年第二期（总144期）的《源》也被“阻断”在库房，我们特为杂志的迟到向您致歉。

从今年4月7日起，笔者跟多数新加坡人一样在家办公。虽然家里的办公条件不尽人意，但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确保《源》能够源源不断。我们相信，在这特殊时期，所有在新加坡生活或工作的人，都在逆流而上、共克时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新加坡加油！为世界加油！

君不见，《世界加油！》一文的作者（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意外地让‘断路器’的生活充实了许多”。说实话，当看到这帮年轻人在阻断措施期间能用一己之力为世界加油、亮出其制作的漫画时，就连对绘画品质相当挑剔的我，也仿佛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

是的，作为华人，作为占新加坡人口大多数的社群，无论任何时期，都会自觉有责任、也有力量让新加坡走出隧道，看到光明。君不见，《“罪魁祸首办沐猴冠”——记潘受先生和南洋理工大学一段往事》及《初创华中 校史钩沉》中描述的人物，他们那种敬知识、重文化；荣辱不惊、不惧艰辛的精神意志何来？不就是作为华人的一种民族意识使然吗？不就是欲引导民众，看到知识的曙光吗？

其实，早期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畏艰苦的开拓者。而这种素质，就如源源不断的甘泉，沁润着一代又一代新加坡人。君不见《点缀狮城历史文化的狮王：雕塑大师罗多佛·诺利》一文中的主人翁，当《马来亚论坛报》记者问其成功的秘诀时，他的回答朴实而令人信服：“我和很多人一样都经历了艰辛的生活，直到今天，我都不惧怕真正的艰苦。”

这个成功的秘诀，您还可以在《俞唯洁的多维度戏剧人生》、《云树山水间——寒川专访》、《舞动舞乡 传递舞蹈之炬》、《能医擅舞的巫玛·拉詹》等文章中读到。这就是：不惧艰辛！

借用《世界加油！》一文中的感言：“总会匾额上写着的‘和衷共济’早已在我的心上扎根。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我们也需要相信，虽然没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情。世界，加油！”

2020年·第3期·总期：145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 总编辑 ■

谭瑞荣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0

■ 出版 ■

2020年6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4** 岛国记忆 “罪魁竟办沐猴冠” 郭振羽
—— 记潘受先生和南洋理工大学一段往事
- p.7** 旧貌新颜 黄埔河畔：跌宕起伏世间事 李国樑
- p.12** 从新出发 世界加油！ 刘庭芝
- p.14** 星洲回眸 点缀狮城历史文化的狮王 黄兰诗
—— 雕塑大师罗多佛·诺利
- 初创华中 校史钩沉 符懋濂
- p.21** 异族翹楚 能医擅舞的巫玛·拉詹 吴明珠
- p.24** 吾乡吾厝 星洲林路家族与南安后埔林 陈煜
- p.28** 戏如人生 俞唯洁的多维度戏剧人生 沈蕊蕊





p.28 戏如人生



p.42 建筑情缘



p.49 文坛掠影

- p.32** 文化大观 鼠年说鼠与大师李曼峰画鼠 赵宏
- p.34** 狮城艺事 舞跃舞乡 传递舞蹈之炬 蔡曙鹏
- p.39** 杏坛岁月 在文字里注入亮光 尤今
- p.42** 建筑情缘 旧劳工部大厦 虎威
- p.44** 医药保健 过敏性鼻炎如何防护? 李曰琳
- p.46** 华语华文 情意绵绵气度恢宏 抗疫隽语激励斗志 汪惠迪
- p.49** 文坛掠影 云树山水间 齐亚蓉
—— 寒川专访
- p.54** 学海拾珠 马新华人建筑概述 廖文辉
- p.58** 仿佛风 寻·忆 吴小滢
时光列车 陈雅思
- p.60** 本土文学 林太太家的洋房 齐亚蓉

“罪魁竟办沐猴冠”

记潘受先生和南洋理工大学一段往事



文图·郭振羽

1980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次年，教育部在南大老校园“云南园”成立以工科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由国大工学院院长詹道存兼任校长。1991年，教育部进一步依原计划将理工学院扩大升级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简称NTU），完成在云南园重建以南洋命名的大学的承诺。詹道存教授也顺理成章，担任大学校长。新建的南洋理工大学由纯粹的工科学院，以及1986年新增国大原有的会计学院（后来再扩大为“南洋商学院”），1991年又添加了独立的教育学院组成。第二年1992年新南大成立传播学院，我被征召负责创立新院，担任院长。

新南大所增添的新学院，基本上都是实用的、专业导向的。在詹道存校长的领导下，20年间，发展成为一所国际知名以工科为主的新兴大学，可说已经完成了建校阶段性任务。2002年底，詹校长宣布卸下担任了22年的校长一职，可谓功德圆满。

我和一批创院伙伴，于1992年由国大肯特岗转到云南园。10年间，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国际知名的传播学院。到了2003年，我任满11年，是到了可以卸下重担，交棒新人的时候了。

在担任传播学院院长期间，我的工作得到詹道存校长的充分支持，虽然发展道路上难免有

获南洋理工大学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潘受吁恢复南洋大学原名

李慧玲报道

南洋理工大学颁给潘受先生文学博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校友。潘受先生是南洋大学复校的重要人物，也是新加坡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

潘受先生在致辞中表示，他对南洋理工大学能够授予他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荣幸。他回顾了南洋大学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学校未来的美好祝愿。

潘受先生还提到，他非常希望南洋大学能够恢复其原名，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洋大学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潘受先生表示，他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一荣誉。他回顾了南洋大学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学校未来的美好祝愿。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洋大学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郭振羽教授
宣读嘉奖状

郭振羽教授宣读了嘉奖状，表彰潘受先生对南洋大学复校事业的卓越贡献。他称赞潘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者，他的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振羽教授还提到，他非常希望南洋大学能够恢复其原名，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洋大学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郭振羽教授表示，他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一荣誉。他回顾了南洋大学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学校未来的美好祝愿。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洋大学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Speech by Dr Pan Shou,
Honorary Graduate



Dr Vijaratnam, Pro-Chancellor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enior Officials, Distinguished Guests, Friends and Students

Today, the Pro-Chancellor Dr Vijaratnam will bestow upon me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etters. The sudden bestowing of such a highly prestigious title to someone who does not have a first degree, someone who is only a civilian, and someone who is already eighty-seven years old, came to me indeed as a surprise. But all the same, I am very grateful to receive the honour.

anyway. So I would not say that I have made any contributions. As to the Nanyang University which no longer exists, I had served it under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 with the unexpected storm which broke out at the embryonic stage of Nanyang University subsided. Mr Tan Lark Sye, Chairman of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and other respectful members of the Council had sincerely invited me to take the office of Secretary General. With the seat of Vice-Chancellor unoccupied, I was asked to take charge of the hiring of staff, building up the library collection, purchasing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overseeing al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supervising the daily

《联合早报》1998年6月27日剪报

《南洋理工大学公报》，页8，1998年10月

崎岖不平之处，但是基本上发展过程顺利，偶尔有险区雷区，都还可以“全身而退”。现在再回首这段人生轨迹，我自觉幸运；对校方及同仁们的支持与呵护，我心存感激。

这段时间，除了传播学院的本职之外，还曾经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和南洋大学以及云南园的历史相关，不可不记。

那是在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给南大老秘书长潘受先生。

潘老是新加坡华社众所敬仰的诗人、书法家，早年追随陈六使参与筹办南洋大学，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在正式开学前匆匆离职，大学风雨飘摇面对困境，潘受以秘书长身份，实际主持南大校务达四年，于1959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才辞去秘书长职。这期间，南洋大学卷入反殖民运动风暴

中。1958年，潘老被殖民时代的林有福政府褫夺公民权，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公民身份。之后1986年获颁文化奖，1995年，新加坡政府尊称潘老为“国宝”。这期间，潘老荣辱不惊，专事文化艺术研究及创作，为众所崇敬，也可说是老南大校友的精神领袖。

自从1991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以来，云南园前后两个“南大”的关系便成为众所关心的议题。1995年南洋大学成立40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云南园华裔馆前举行联欢晚宴。总理吴作栋先生以贵宾身份受邀参加晚宴，同时宣布将南洋大学校友名册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迁回”南洋理工大学，此后南洋理工大学简称“南大”。此举非同寻常，当然引起诸多揣测，都觉得是老南大和新南大合而为一的前奏。过后几年，詹道存校长不辞劳苦，出席在香港、温哥华及沙巴举行的

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除了联络感情之外，应该也是要试探老南大校友对新南大的态度。

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决定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给潘受先生。以当年时空氛围而言，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而我，虽然和老南大没有渊源，却有幸被指派负责联系潘老，几度造访潘老位于杜尼安路的“海外庐”，安排有关事宜，最后还代表大学在颁发典礼上宣读颂词。

以我的理解，潘老对于来自新南大的邀请，原是有所犹豫的。老南大校友的反应，意见颇为分歧，有赞同，有反对，而且都相当极端。潘老考虑良久，最后决定接受，据说是为当时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的诚意所感动，接受“当局”对于老南大的肯定，当然对复名南洋大学也有所期待——他还为此特别赋诗一首，反映了他矛盾复杂的心境：

谁共伤心泪一弹，
罪魁竟办沐猴冠，
平生文债浑闲事，
百感今朝下笔难。

南洋理工大学在1998年8月26日，在嘉龙剧场隆重颁授名誉文学博士给潘受。我代表大学朗读颂词，除了肯定潘老在文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与成就之外，特别提到他对南洋大学的贡献，“为这所新生的大学奠下稳固的基础，以使它在世界的这一端，成为中华语言与文化的一座灯塔。”颂词中特别提到“南大精神”，强调：“当我们认可潘受是体现南洋精神的代表时，南大精神依然生生不息。”

大家更注意的是潘老的答词。在答词中，老人很直接的呼吁政府和校方尽早把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为南洋大学，“以安抚民心”。他说，让南大复名是他“唯一的愿望”。如果恢复南洋大学

是件势在必行的事，则“明天不如今天，下个世纪不如这个世纪；因为下个世纪已是另一个百年的事。”

这段动情的话，出自一位87岁老人口中，时间是距离新世纪不过两年的1998年。当时的场景，说是全场为之动容，实不为过。

令人意外的是，詹道存校长当天接受记者访问时，明确答复：恢复南洋大学旧名“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南洋理工大学还是以理工为主，理工学生占60%，已是世界知名；等到将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大学，才需要考虑复名南洋大学。詹校长这番谈话，明显不符合当时一般人的期望，令人错愕，只能猜测其中或另有内情。作为参与其间的“外人”，我可以体会到潘老说的：“罪魁竟办沐猴冠”，也可以想象潘老心中的失望。而自己，不止是心有不忍，更是心有歉疚。

有关南大复名以及邀请潘老接受名誉博士的决策背景，外人不得而知，只觉得暗潮起伏，诡谲难测。而散居世界各地的老南大校友，对南洋大学的复名亦无共识。新南大（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和在校学生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更重要的是，最高层领导“当局”内部看法可能也不尽一致。詹校长所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或是当时情势某种意义上的总结。遗憾的是，不过半年之后，潘老于1999年2月去世，享年八十有八。在世纪之末，老人终究没有盼到南洋大学复名的一刻，留下终身的遗憾。

回想起来，对潘老，后人不免心存歉疚。而南大复名之议，“何时是时候”，也就继续成为新加坡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悬案了。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黄埔河畔

跌宕起伏世间事



文图 · 李国樑

“依山”傍水而居的黄埔居民

黄埔河与加冷河衔接，流入滨海蓄水池，河的两岸风光旖旎，早已摆脱清河前污水沟的影子。莱佛士还未登陆前，河流是海人居住的地方。19世纪的道路不像现在那么四通八达，河流乃主要的运输途径。如今圣乔治（St.George），麦奈雅（McNair），文庆与黄埔的组屋建在水道旁，居民成为依山傍水一族。这里四面平坦，哪儿来的山呢？19世纪的地图上，黄埔河畔有座小山丘Contention Hill，山下就是老人家口中的甘榜万里和万里港了。

黄埔的词源跟中国广东省番禺区的黄埔村有些关联，黄埔村为出洋古港的所在地，频繁的对外贸易让村民嗅到宏观视野的气息。19世纪的芒加脚（文庆组屋区）有一座占地宽广的南生花园，主人胡亚基外号黄埔先生，出生地正是广东黄埔村。他随着父亲到新加坡经商，同时期出任中国、俄罗斯与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胡亚基去世后，南生花园由另一名大财主余连城收购，易名明丽园（Bendemeer House），悠悠黄埔河见证了富豪角力的时代兴衰。

黄埔河畔的“圣人”

黄埔河畔的人物色彩浓厚，除了黄埔先生外，还有殖民地政府以“圣人”命名的街道与住宅区，这四位基督教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包括圣乔治（St.George）、圣迈克（St.Michael）、圣法兰西士（St.Francis）、圣威菲立（St.Wilfred）。殖民地政府赐封胡亚基为圣迈克与圣乔治之友

（C.M.G.），性质就像新加坡独立后颁发的国庆日荣誉勋章，可见胡亚基这位“圣人”深受尊重。

圣乔治是古罗马的骑兵军官，因对基督教忠诚而违背罗马皇帝的旨意，宁死不屈。

圣乔治的生平充满传奇性，中世纪的《金色传说》（The Golden Legend）写道：有一条恶龙堵住人们赖以生存的泉水的出口，百姓只好每天供奉一头羊来讨好它。羊群被吃光后，恶龙索取少女来进食。百姓通过抽签来进贡少女，某一天刚好轮到当地的公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路过此处的圣乔治英勇屠龙。恶龙的血液流到地上，形成红色的十字。

圣乔治在土耳其出生，一生没到过英国，更别谈古代新加坡了。他除了成为英国的国家标志外，也是黄埔河畔的地标。原来圣乔治跟英格兰沾边源自十字军东征，相传英格兰“狮心王”查理一世行军到圣乔治屠龙的地方，遇上一场恶战，狮心王祈求圣乔治的庇佑，最终获得胜利。此后，圣乔治身穿盔甲，骑马屠龙的武士图案传遍英国。

圣迈克则是《旧约圣经》中有超能力的大天使，这位天军的首领，在战争中驱逐了魔鬼撒旦和追随者，并将在末世时将撒旦毁灭。圣法兰西士是守护动物与自然界的守护圣人，圣威菲立则是英国主教，也是多所教堂与学校的主保圣人。

多元种族宗教的蒙士顿巷

蒙士顿巷（Moonstone Lane）原为Kampung Marican，俗称万里港的马来甘榜，有少数华人、印度人和欧亚族人住在村子里。Marican的原意为



黄埔河景色与胡亚基的出生地黄埔古村神似



广州番禺区的黄埔古村



南生花园与明丽园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为文庆路组屋



圣乔治路口百年老建筑，后面是圣乔治组屋区



印度同胞创建的华人福德祠坐落在蒙士顿巷的尽头

爪夷峇峇娘惹（Jawi Peranakan），属于印度人与马来土著通婚的后裔。

蒙士顿巷的福德祠（万里港）沈春发庙被高楼大厦包围着，亮眼之处是创建人乃本地的印藉同胞峇朱成（Bachu Singh）。根据庙祝的说法，信奉兴都教的峇朱成于二战前在万里港居住，在附近的波东巴西生产麻油。峇朱成有意买下万里港，可惜无法如愿，有人建议他求村里的大伯公保佑，拜了之后果然灵验，于是建庙答谢神恩。福德祠于1957年落成时设备简陋，日后陆续翻新，如今每逢大伯公诞和中元节，附近商家依然落力添香油，支持小庙的运作。

顺便一提，林厝港Bollywood Veggies农场的创建人Ivy Singh-Lim就是峇朱成的女儿，Ivy表示取名“Bollywood”（宝莱坞）就是为了反映半印度、半华人的血统。峇朱成的华裔妻子信奉基督教，每逢华人节日履行道教仪式，孩子们

都送往教会学校读书。可见他们家族思想开放，兼容并蓄。

新中国汽水公司

新加坡曾经是主要的汽水生产地，花莎尼、杨协成、绿宝、发达、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新中国汽水公司（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是早期的主要生产商之一，两层楼主体建筑散发着装饰艺术风格，环保设计让更多阳光照入工厂，在新加坡的发电厂生产过剩，政府鼓励人们多用电的年代背道而驰，节省不少能源。这座实龙岗路的老地标将跟兴建中的公寓融为一体，保留着新加坡的汽水历史。

新中国汽水公司于1929年投入生产，日据时期被令继续运作，受管制的白糖由军政府供应。1950年代公司扩展，从惹兰勿刹的店屋搬迁至此，生产瓶装汽水鲜拿果（Sinalco）和吉家宝



(Kickapoo)。鲜拿果乃德国配方，由橙、柠檬、黑莓、覆盆子、草莓、黄梨等水果调制；吉家宝则是混合葡萄柚、柑橘、酸甘的美国配方。

新加坡自治时期，鲜拿果在新马的年销售量超过1,000万瓶。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汽水业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受生产与运输成本上涨影响而元气大伤；80年代卫生部教育国人少喝碳酸饮料，造成产品滞销，90年代停止生产。

创建精神病院的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桥 (Montgomerie Bridge) 横跨加冷河，桥头就是新中国汽水公司的落脚处了。

蒙哥马利 (William Montgomerie) 是一名苏格兰军医，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在新加坡开埠期间，专门为上流社会如莱佛士和驻扎官等人看病。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曾经表态，认为蒙哥马利太年轻，对他的医术缺乏信心，于是以万一自己发

生状况，蒙哥马利必须接手管治新加坡为由，要求东印度公司撤换人选。事实证明法夸尔的顾虑是多余的。

蒙哥马利擢升为本地的医药总监之后，对精神病患十分关注。他发现洋人都受到良好的照顾，但华族和马来族的精神病人却被关在监牢里，对此种族歧视的做法忿忿不平。1840年发生监狱里的精神病人杀人事件，蒙哥马利借此机会倡议兴建本地第一所精神病院。殖民地政府以费用为由，提出将病患运往印度的可能性，蒙哥马利坚持己见，终于获得政府拨款。百多年前的精神病院发展为现今的心理卫生学院。

陶纳园战前排屋与殖民地官员

黄埔河畔旁的麦奈雅路 (McNair Road) 有个小型组屋区，广惠肇留医院的社区关怀中心设在组屋底层，为黄埔区的年长人士提供日间护理。

麦奈雅路以殖民地官员麦奈雅命名，麦奈雅17岁便到北印度工作，学得一口流利的兴都斯坦语。他在新加坡负责公共工程，监督被流放到本地的印度罪犯劳工的建设作业。

麦奈雅路自成一格的陶纳园 (Towner Ville)，以英国公共工程师陶纳命名。陶纳园的6列双层排屋于上世纪20年代落成，细看之下有三类建筑风格：西式、中式和马来式，分别以入口拱门、女儿墙与尖顶表现出来。其共同点为高天花板、阳台、庭院、宽敞的走廊与花卉栏杆。虽然如今堪称百年老屋，经过城市重建局翻新后，反而散发出岁月的芳华，屹立在高耸的组屋旁，愈显古色古香。

兴化人创建宏文学校

宏文学校于1920年由兴安会馆创建，至今已经百年。兴安会馆由本地的莆田兴化人组成。莆田市史称兴安、兴化，兴安会馆以此命名。

宏文学校是本地少数会馆管理的辅助学校之一，百年来经历过四次迁徙，如今宏观的校舍在陶纳园一带落户。作育英才的伟业，往往经历过风风雨雨，宏文学校亦不例外。2005年维多利亚街的校舍租约期满后，校董面临两个选择：将学校交给



蒙哥马利桥头的新中国汽水公司老建筑，将与兴建中的公寓融为一体，保留新加坡的汽水生产史



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陶纳园6列双层排屋，有三类建筑风格：西式、中式和马来式

教育部接管或由会馆继续管理。若要保留承办权，兴安会馆必须筹集学校管理委员会基金，此外支付百分之五的学校重建费用。所需筹募的总金额为310万元。

董事部的意见不一，有些认为索性将管理权交给教育部，那就不需要为数百万元这笔大数目伤脑筋了。有些不希望先辈留下来的教育基业变成政府学校。毕竟一个世纪前先辈们千辛万苦，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都能办校，如今国家繁荣，物资不缺，为何放弃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宏文失去了就会永远消失，不会重来，到底保校还是放弃？最终集合了会馆、校友、公会等力量成功保校，宏文学校继续由会馆办理，为传承前人的基业而奋斗。

消失的黄埔中学

人生中最难忘，永不褪色的风景线，往往是学生时代的生活。该地区的另一所华校黄埔中学则没那么幸运，原址已变成明智中学。

殖民地时代，政府只开办英文和马来学校，华文教育由华人自己处理。自开埠以来，华社已经

习惯同舟共济，办教育亦不例外。1950年代华校巅峰时期，本地的民办华校达300多所。不过，这些学校提供的是小学启蒙教育，华文中学寥寥可数。

1955年福利巴士公司工潮，华校生成群结队支持罢工的工友，最终警方动用武力清场，政府强行关闭三所主要的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中学分校。首席部长马绍尔召开“立法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促使殖民地政府正视华文教育，并将民办华校纳入政府辅助学校，华校终于获得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待的权利。黄埔中学就是初期创办的政府华文中学之一。

政府华文中学的生命短暂。1978年教育制度大改革，一夜之间教学语言与教科书从华文转变成英文，很多华校生不知所措，向来用华语授课的老师也难以适应。许多学生因为英文基础不好而错失上大学的机会，成为教育改革的牺牲品。也有一些学生经历过这番磨练掌握双语，在专业领域大施拳脚。整体而言，那一代人对于教育制度转型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黄埔中学跟许多华校一样，排山倒海的大环境让收生人数每况愈下而无法支撑。



宏文学校成功保校，继续为传承前人基业奋斗



明智中学坐落在黄埔中学原址

Sungei Whampoa: Lives always flow

黄埔河畔的故事，应验了人生世事跌宕起伏之常情。

参考文献：

- [1] 刘素芬，“黄金春50万元效应——专访宏文学校董事长黄金春”，《新学》第5期，2013年9月-10月
https://www.edunationsg.com/2013/201305/cover_story05.html.
- [2] 《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2014年华校校史展》，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
- [3] Buckley C. 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Singapore 1902.
- [4] Gracie Lee, “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5-09-28_141832.html accessed 10 Feb 2020.
- [5] Lee, Y. K., “The Mental Diseases Hospital, Singapore (the first 100 years) - a short history (part I)”,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vol. 33, issue 4, pp. 386-392, August 1992.
- [6] “McNair Road, Townerville and the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Remember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7/05/31/mcnair-towner-balestier-roads/> accessed 10 Feb 2020.
- [7] Melody Zaccheus, “The Hindu man who sheltered a Muslim tomb”, The Straits Times, Apr 11, 2019.
- [8] Ng Yew Peng, 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8, ISBN 978-981-32-2139-0.
- [9] “THE LATE HON'BLE HOH AH KAY WHAMPOA, C.M.G. AND M.L.C.”, The Straits Times 3 April 1880.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士、自由文史工作者)

Sungei Whampoa is one of the tributaries of the Kallang River. Together with the Singapore's longest Kallang River, the banks of the two adjacent waterways feature tropical garden habitat and vibrant community spaces for the residential areas at the vicinity. There are several hidden stories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ungei Whampoa, as a part of the Whampoa district, is named after a prominent pioneer, Hoo Ah Kay, who lived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onial days. The curved blue-and-white facade of Block 34 Whampoa West is part of the Whampoa's Gardens owned by Hoo Ah Kay in the 19th century. Cantonese called the gardens Nam-sang-Fa-un, which was opened to public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nd was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social gatherings.

Not far from Whampoa West, the defunct 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 (NAWC) stood at a corner of Kallang River along Serangoon Road. NAWC formed about 90 years ago, manufactured once popular bottled drinks Sinalco, Kickapoo Joy Juice and Royal Crown Cola. In its heyday prior to Singapore's merger with Malaya, more than ten million bottles of Sinalco were sold. The sales volume was increasing every year. Indeed, Singapore produced many household brands such as F&N, Yeo Hiap Seng, Green Spot, Fanta, Coca Cola and Pepsi Cola.

The red and cream two-storey NAWC building was constructed in 1950s and finished up in an art-deco style. The factory has been left derelict since it ceased operations in the 1990s. The Malaysia-listed developer Selangor Dredging is now re-developing the land and will conserve the building as part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It serves to remind us that Singapore was a prominent soft drink production base once upon a time.

NAWC is next to Montgomerie Bridge erected across the Kallang River. The bridge is named after William Montgomerie, a Scottish military doctor with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later head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at Singapore. His biggest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 was to establish the first lunatic asylum.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natives and Chinese lunatics were locked in the jail whereas Europeans received better class of treatment. Montgomerie visited the jail daily and was mindful of the poor conditions. In 1840, a mentally-ill inmate murdered another inmate which awakened the colonial authority. Montgomerie rejected the alternative idea of sending patients to India and insisted on a purpose-built lunatic asylum. The asylum evolved into the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oday.

At Moonstone Lane nearby, Sin Choon Huat Temple was funded by Bachoo Singh in the 1950s. Bachoo Singh came from Gorakhpur, a city in North India. The temple was built for his Chinese neighbours living in this predominantly Malay village of Kampung Marican. Marican is a term representing Jawi Peranakan. Bachoo Singh lived there before and shortly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long McNair Road is a fascinating sight where the rows of 1920s double-storey terrace houses meet the modern HDB flats in a mix of old and new fashion. The terrace houses were presented in a combination of Malay, Chinese and European architectural orders. They are characterised by Malay-styled pointed roofs, Chinese-influenced low parapet walls in the veranda and European's column heads. The unique features, such as a high ceiling, wide veranda, balcony, courtyard, picture rails and skirting, reflect the stylish multi-culture design ideas a century ago. Instead of demolishing the houses which was not uncommon some 30 years ago, URA chose a restoration path for these empty houses. The success sets a benchmark for future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Singapore.



图文·刘庭芝

北京四年、香港三年半后，我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新加坡，准备开始创业，但是却很不巧遇到了新冠疫情的爆发。回到新加坡的我，面对的是“断路器”。我没有办法和老友们相聚，也不能去我最爱的东海岸公园慢跑吹海风。在家里闷着的我，开始思考，作为一个非医学生，在世界面临如此重大挑战时，我除了好好待在家里，注意卫生，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金融行业——出于对投资教育的热情，我先是成立了非盈利项目Z世代投资俱乐部，教导来自6个国家的学生长期投资理念，后来我更是决定离开任职的对冲基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同是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的黄政棠）一同成立社会企业Gen Z Group。我们希望通过漫画的形式设计投资教育的内容，帮助上市公司增进投资人对企业文化、历史、商业模式的理解，也让大众能更重视企业基本面。

我蛮擅长化繁为简，把原本枯燥的信息转变为有趣的故事。结合自身的长处，我开始进一步

思考从何处着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联合国发出的创意简报，号召全球范围内的创意人，积极为联合国抗击新冠疫情宣传提供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简报中写道：“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情况，正常规则不再适用。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刻，我们不能诉诸于常规工具。应对措施的创造力必须与危机的独特性质相匹配，应对措施的规模必须与危机的规模相适应。”

联合国清楚意识到，让疫情信息尽可能有效触达所有目标受众，尤其是那些还未发生新冠疫情的弱势国家群体，是当前重中之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好的内容能够快速传播，创意可以改变人的观点和行为。那么，我能如何发挥创意呢？

回顾当初，2019年12月，疫情爆发于中国武汉。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的病毒，即便是最优秀的医生也有数不清的疑问：病毒的传染源是什么？传染性有多强？传染的渠道又有哪些？患者有什么症状？如何治疗患者？……中国医务人员

们奋不顾身，拯救生命，他们通过实践获得了无比宝贵的抗疫经验。在感恩他们的牺牲与付出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必须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世界各地其他在和疫情搏斗的人们，让世界的损失能减少一些，让人们的痛苦能减轻一些。

2020年3月，马云公益基金会根据浙大一院的临床经验，出版了《新冠肺炎防治手册》并翻译成21种语言。手册中详细分享了中医生总结出的最佳实践，从隔离区管理、人员管理、治疗、护理，涵盖详尽。我和创业伙伴们商讨之后，决定将手册改编成《世界加油！》（One World, One Fight!）漫画，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帮助世界（不论你有没有医学背景）了解中医生总结出的最佳防治新冠肺炎方法，引导更多的人去阅读手册原文，为尽快战胜此次疫情尽一份我们小小的心力。这也成了我的初创公司的第一个正式项目。

整个过程非常的繁琐，从采集素材、采访医生、商量脚本、分镜、线稿、上色、排版，每一步我都深度参与。我们在短短十天内，赶出了

第一部分的漫画，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将漫画翻译成了英语、日语、韩语、法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德语等等，也有不同领域的企业来找我们，希望将漫画在不同的渠道传播。

为了《世界加油！》（One World, One Fight!），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意外地让“断路器”的生活充实了许多，也令人惊喜地通过项目认识了许多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都在一起努力，团结一致，希望让世界尽快回到正轨。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为一个纯公益的项目付出这么多心血？”或许是因为作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一员，总会匾额上写着的“和衷共济”早已在我的心上扎根。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我们也需要相信，虽然没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情。世界，加油！

（作者为第二届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牛津大学MBA在籍硕士生、Gen Z Group联合创始人）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勇往直前！

点缀狮城历史文化的狮王

雕塑大师罗多佛·诺利



文图·黄兰诗

众所周知，别名狮城的新加坡历史记载中仅出现过老虎，并无狮子，不过，却和“狮子”有不解之缘，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近百年来留下的实物，拨草瞻风可见狮迹遍布。例如，20世纪中叶本地曾流行F&N红狮牌汽水，当时一提到“AngSai”（福建话）无人不晓，几乎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共同记忆。汽水的商标图案便是一头红狮，它是F&N公司纹章的局部。设计者名罗多佛·诺利（CAVALIERE RODOLFO NOLLI）。深究一下不难发现，诺利的作品在本地比比皆是。这些作品既具有功能性

又充满艺术性，充实了本地作为狮城的形象与城市艺术，无论是从量还是质来看，称其为狮王恐怕也不为过。

寻觅诺利留下的狮迹

有关诺利，文字史料很零散，加上新加坡历经百年发展，很多老建筑几乎面目全非，也失去了线索。所幸诺利之女Lina保存了父亲作品的许多照片，为笔者循踪觅迹提供了宝贵资料。

首先，新加坡殖民地的徽章是其作品。此徽章用于二战后海峡殖民地解散、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期间的1948到1959年。徽章上有雄狮两头：一头位于图案上方握着旗帜，似在护旗；另一头挥爪侧立于城堡上，似在护城。笔者在武吉知马前消防局（现为餐馆）的外墙上发现有同样的图案。

在本地一些著名建筑上也能看到其作品。国家美术馆（前最高法院）的山墙与诺利有密切关系。在山墙下方很不显眼处装饰着六个狮头浮雕，与下述富丽敦酒店上的浮雕几乎相同，犹如孪生兄弟。它们都是诺利之作。

作为历史建筑的麦唐纳大厦，建于1949年，现花旗银行所在地（1965年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发生地）。该建筑原主人汇丰银行委托诺利制作的徽章浮雕仍保留于外墙窗户之间。浮雕上方雄狮与独角兽相拥皇冠，下方为帆船与商人的贸易场景。

1954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大厦，守卫进口的那对石狮由诺利制作。该石狮与中国传统的石狮造型有所不同，中西合璧感强烈，并且与建筑融为一体，令人印象深刻。

1928年竣工的邮政总局，或称浮尔顿大厦（现富丽敦酒店），从旧照能看到1928年竣工



红狮牌汽水广告（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展厅）



邮政总局的徽章以及富丽顿酒店屋檐的小狮头（作者摄于2020年1月）



新加坡直辖殖民地徽章（作者摄于2020年1月）



前最高法院（美术馆）的小狮头（作者摄于2020年2月）



汇丰银行墙面的纹章（作者摄于2019年10月）



克利福德码头的纹章（作者摄于2020年2月）

前诺利与待吊装的邮政纹章浮雕合影。浮雕为后腿直立的雄狮侧影图，原本装饰于建筑正面中央，据称在二战期间遭到不测。雄狮虽已失踪，但遍布于该建筑屋檐周边的小狮子头依然在默默守护着。

本地著名桥梁埃尔金桥、哥罗福桥桥头同样装饰有诺利的作品，均为棕榈树下雄狮漫步侧影浮雕，狮子旁更有诺利的签名为证。顺带说明一下，埃尔金桥的铸铁灯也出自诺利之手。

现存诺利作品的还有红灯码头，即1933年由建筑师F.D.Ward建造的克利福德码头。有资料称码头的纹章、建筑的悬臂支架都是诺利设计。由直立雄狮构成的纹章至今仍装饰于建筑大门上。

西方文化视狮子为百兽之王，象征着勇猛和权力，是各种建筑与纹章上常见的图案，这肯定影响到了建筑艺术世家出身的诺利的创作。那么，诺利是位什么样的建筑艺术家呢？

从意大利到泰国、新加坡

诺利1888年出生于米兰一建筑艺术世家。据他193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童年是在米兰度过，小时候日子并不好过，自幼就在家帮工，并且被迫辍学工作。他说：“我很小就开始白天到亲戚那里工作，尽管如此还是利用傍晚和晚阅读夜校参加考试，并且合格。”他还说在意大利的亲戚们仍在从事石材、大理石和灰泥



爱琴桥、哥罗福桥的浮雕（作者摄于2020年1月）

的雕刻与装饰工作，自己继承了古老的家族传统艺术。据此可知，他自幼就受到建筑艺术的熏陶。25岁时诺利随亲友和一群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等到曼谷，受暹罗（泰国）王室之邀参与建造皇家御会馆（The Ananta Samakhom Throne Hall）。他们（包括诺利在内）还为曼谷玛哈伊德西特大桥（Mahaiudthit Bridge）以及一些公共设施制作了大理石饰品，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富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一批沾亲带故的意大利人远涉重洋至亚洲另寻生计，可能与当时的欧洲政治不稳定有关。诺利由此与东南亚结下不解之缘。1918到1920年受朱拉隆功大学邀请，担任艺术学科教授，1921年首次来到新加坡创业。他在曼谷时结识了《马来亚论坛报》（The Malaya Tribune）编辑H.L.HOPKINS先生。笔者推测促成此行的原因，可能与此著名报人有关。

来到本地后，诺利受曼斯菲尔德公司委托为

海洋大楼（The Ocean Building）装饰人造石墙面。高大的海洋大楼的建立标志着哥烈码头沿岸进入新纪元，此工程为其带来了广告效应，自此订单源源不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二战前后数十年新加坡的建筑外观增添了亮丽的风采。据说战前友联大厦、汇丰和邮政总局形成的新加坡风景线可与上海滩媲美。

据1939年、1949年诺利公司在《新加坡自由西报》刊登的广告可知，建筑承包、雕塑、石材装饰、装饰工程以及任何形式的人造石、石膏饰面等均属于营业范围。工场地址先后有Scott Road47、49号两处，大概都是其住宅与工场，浮雕、雕塑等基本上在此预制。从50年代地图看，对应此地址的是今日纽顿地铁站一带。

据报载，他承接的工程有范克里夫水族馆的牌匾、爱德华七世医院的门面、荷兰贸易学会大楼仿大理石的外墙。另外还参与了Elias Building、

Nunes Building、Asia House、Meyer Building、Mercantile Bank、OCBC、Municipal Building、The Strait Merchant Guild、Kelly&Wash Building、The Victoria Memorial Hall、Medeiros Building 和Sime Darby&Co等相关项目的建设。众多项目中使诺利事业大放光彩的是前最高法院大楼（现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该建筑于1939年竣工，诺利主要负责建造人造石柱子和最上方的山墙。整个山墙设计的重量达13吨，仅位于中央的正义女神就重4000公斤，他和助手S.A.Martelli花了一年完成了这项不朽之作。旧照片里的诺利满怀成就感坐在自己的作品科林斯柱旁。他说：“这是我的孩子”，“从底部的第一块石头到圆顶的避雷针。”值得一提的是，法院最初有四个法庭，仅其中一间内有Alec Wagstaff设计的徽章一枚，估计二战期间被毁。诺利1951年受公共工程部委托为四个法庭制作了新徽章。

在寻找相关线索过程中，偶得一份1952年旧报图片，是诺利踌躇满志仰望着自己的作品——颜永成学校（GESS）校徽。虽说该校徽出自诺利之手，并非珍闻，但如此画面却难得一见。由龙和帆船组成的校徽，当初挂在学校建筑上，原件已不知所踪，但此画面记录了现校徽的源头。

他也为社会名流建造陵墓，如本地赫赫有名的犹太人先驱梅耶爵士1930年逝世后，诺利采



颜永成学校校徽（图片来源：Singapore Standard 1952年5月12日）



山墙的局部雕塑（图片来源：The Singapore Pictorial History）



诺利在前最高法院科林斯柱旁（图片来源：The Singapore Pictorial History）

用多立克柱式为其设计陵墓，将古希腊壮观的神庙风格带入本地的犹太人墓地。可惜如今唯有通过照片才能一睹其真容。

除新加坡和泰国以外，马六甲、吉隆坡、霹靂州、雪兰莪、檳城和文莱等地都有诺利的作品。非凡的成就给他带来了声誉，1925年11月意大利国王授予其骑士（CAVALIERE）勋章。诺利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和荣幸。本地报刊对这位名人也很关注，如1934年10月21日Sunday Tribune报道说，当天凌晨约一点半Mayer Road有两辆汽车相撞，诺利是其中一驾车人，这位本地广为人知的意大利雕塑家因车祸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有趣的是翌日Malaya Tribune一字未改照抄，仍称“当天”。

二战的冲击与战后东山再起

二战爆发后，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公民，诺利被迫离开新加坡，1941年至1945被关押于澳大利亚拘留营。1946年返回新加坡时，他发现房屋遭破坏，残旧不堪，长期收集的宝物一件没能留下，包括最珍贵的300本艺术书籍。更糟的是所有工具（大多是德国和意大利制造）都丢失了，并且无法获得新的。这打破了他原有的退休计划，一切需从头开始。然而，当发现许多老朋友热烈欢迎自己归来时，这股温情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重新创业，在原工场后院搭建遮阳棚。没有工具，自己打造，没有工作所需“粘土”（以前一直靠从意大利进口），用本地土壤加工替代，靠昔日的信誉赢回了客户。例如，邮政总局委托他设计新纹章，替代被日本人破坏的纹章。为了恢复因战争满目疮痍的城市，诺利不遗余力。1949年诺利在返回离别21年的家乡前说：“我希望能保持忙碌，然后，也许我长期推迟的退休梦想得以实现。”

据多数史料记载，诺利是1963年在意大利离世的，享年75岁。但时至1964年2月19日，《海峡时报》在得到诺利居住在香港的女儿Mrs. Lina Brunner来信告知后才刊登了此消息。讣闻里提到他是1956年退休的。

也许是出于对诺利作品的偏爱，更因为有关诺利的资料很少，笔者发现博客或报章上不少诺利的粉丝，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冠以“诺利”之名，张冠李戴，并且以讹传讹。例如《联合早报》2019年10月31日的《建国前的石狮子》一文，提到独立桥的一对石狮是意大利雕塑家鲁特夫·诺利（Rudolfo Nolli）设计，在他菲律宾的工作坊完成。先不说真正作者，“Rodolfo”之名就有字母写错。更令人生疑的是，该文还称丹戎巴葛火车站前的四座大雕像也出自其手。经查阅，2006年版的《新加坡百科全书》第277、384页也说上述火车站前的雕塑出自Rodolfo Nolli之手。有关独立桥石狮，1956年8月23日《新州虎报》报道说，是意大利雕塑家Raoul Eigazzi与新加坡公共工程部（PWD）协调后，在Raoul Eigazzi监督下由其学生在马尼拉制作。因为是独立桥开通仪式后不到一周的报道，笔者觉得可信度高。不过，雕塑家之名应为Raoul Bigazzi，该报混淆了E和B。至于车站前的雕像，1932年5月2日《海峡时报》报道车站的开通仪式时，明确说是由佛罗伦斯Raoul Bigazzi工作室杰出艺术家安吉利诺（Angelino Venette）制作。

当然，这些毫不影响诺利作为“狮王”的地位。要问其成功的秘诀，通过1939年8月2日诺利接受《马来亚论坛报》记者的采访，大概能窥知一二。他说：“我来自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同行业的家庭。我和很多人一样都经历过了很艰辛的生活，直到今天，我都不惧怕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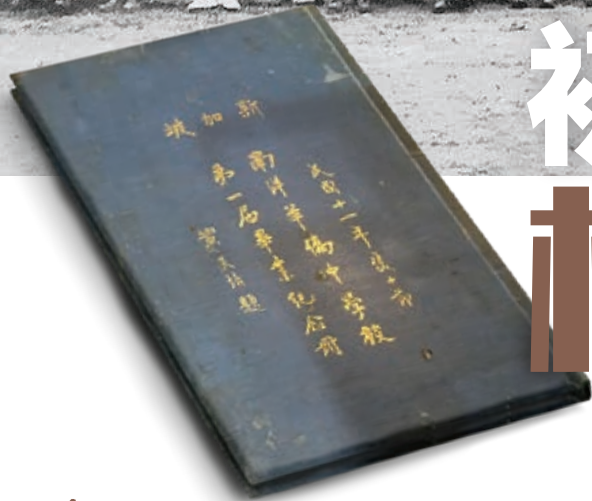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 Singapore The Encyclopedia: page 129,277, 384,500.
- [2] The Straits Times: 2 May 1932,2 July 1939,2 August 1939, 6 August 1939, 21 December 1951, 19 February 1964.
- [3] Malaya Tribune: 2 August 1939.
- [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 July 1949,10 September 1953.
- [5] Singapore Standard: 12 May 1952, 23 August 1956.
- [6] Morning Tribune: 21 March 1939.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初创华中 校史钩沉



文图·符懋濂

华 中百年校庆早已在去年3月落下帷幕，但我对母校的初创情况，依旧兴趣盎然，总想把它钩出水面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尤其是让校友们知晓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我手上的《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册》，出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双节，虽然很单薄，仅仅69页，却提供了不少的重要校史信息。出版毕业纪念册（今称毕业特刊），原来是我们华校的优良文化传统，不论华中是否首创者，这本纪念册已在世近百年之久了！

这本绝无仅有纪念册的前面是华中校训，是

隶书体四句：明志、力学、爱国、乐群，内容显然与现今校训（自强不息）有所不同。四句之中，明志居于首位，属于人格陶冶，在德育（做人）范畴；力学属于智育（读书）范畴，其重要性稍逊于明志；爱国与乐群都在群育范畴之内，是明志的延伸，其重要性不亚于明志。这校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开创了华文教育特别注重德育与群育的优良传统，为此后所有新马华校校训提供了参照或典范！

作为南洋第一所民办华文中学，创办与运作经费无疑都来自华人企业家。他们出钱又出力，组成校董会。为了表扬校董出钱出力所做贡献，毕业纪念册在校训之后的四页，分别印上四张玉照：现任总理（董事长）王水斗、副总理（副董事长）杨缙文、财政林妙琼、校长涂开舆。（按：当时，华社领导人概称为总理，相当于今日的会长、主席、社长）学校行政结构很简单，在校长之下设有教务部，由教务主任、各科主任组成；训育

部，由训育主任掌管学生纪律、训导和学生宿舍；事务部，由事务主任掌管文书档案、图书馆、贩卖部、校医等各种杂务。这三大部门一直保留到我读华中时（1950年代），说明了其精简高效！

早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起，有识之士便不断提倡创办一所中学，供南洋华人子弟就读，但只能起着酝酿作用，一时无法如愿以偿。直到十多年后的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同德书报社与陈嘉庚商议此事，“陈君以关公益，乃慨然允诺”，并即刻发表筹办华中的公告。陈嘉庚带头捐款13000元，起着一呼百应的重要作用。接着林义顺、曾江水等又捐筹17000元，加上其它捐款共得5万元作为建校资金，华中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诞生了！创办人高瞻远瞩，将它定名为“南洋华侨中学校”，清楚表明其服务对象不局限于新马华人，而是面向整个南洋（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这本纪念册透露，当时南洋各地的华文小学多达五六百所，却没有一所华文中学，可见华中的创办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1919年2月华中校舍还未竣工，就开始在中华总商会举办首届入学考试。报名应考者共80余人，除了新马学校之精粹，还有来自印尼华校之俊秀。结果录取了78人，分为三班上课，成绩佳好的编入普通科，成绩差点的归入补习班（一班）。到了第三学年，开始分为商科与普通科两种性质不同的班级，前者仅有学生16名，而后者则有学生30余名，其余学生不是半途回国升学，就是辍学谋生；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减少，最后获得中学毕业证书者仅仅剩下27人（商科12人，普通科15人）。可见在教育领域，同样是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华中首届招生78名，毕业时仅剩27名（平均年龄约20岁），中途退学率高达65.4%，岂不意味着办学已经失败？非也！尽管在创校的第四年末，全校在籍学生也仅有150人，华中还是勇往直前，逆流而上，最终享誉南洋乃至全球，成为南洋最高华文学府（在南洋大学成立前）。我想，第一届毕业生的个人素质、学术水平起着



訓 校 樂 為 力 明 群 國 學 志



总理 (董事长)
王水斗



副总理 (副董事长)
杨缙文



财政
林妙琼



校长
涂开舆

示范、号召作用。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不是升学就是就业。根据毕业纪念册的记录，商科班10人毕业即刻就业，2人则回国升学，分别就读于复旦大学与上海南洋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普通科班表现很突出：3人考进北京大学，3人考进复旦大学，1人考进上海南洋大学，当时都



是中国名校；其余毕业生多在教育界、文化界服务，没有一人失业。

有名师才能出高徒，自古已然，少有例外。在1922年的16名教师（含校长）队伍中，有1位博士、1位硕士、2位学士，其余都是师范专业出身，这在当时的南洋，应该是最强大的教师阵容。他们都来自中国与海外，拥有多年教学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当中有一位女教师、二位印度人、一位英国人。

关于华中最早期的课程结构，也很有意思。在四学年中，学生必须修完的科目，普通科班与商科班有所不同。前者为修身、国文、英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博物、法制经济、心理学、手工、图画、音乐等；后者则是修读普通科两年后，再修读国文、英文、经济学、商业数学、珠算、簿记及会计学、商史、货币银行、商法、理财学、交通、保险、取引所（交易）、统计学、打字、体育。这样的课程分流有几个特点：一是注重母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商科多用英文课本）；二是课程多元化、多样化，让毕业生的知识面更广阔，成为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三是普通科偏重学术，有利于毕业生升大学和当小学教师，而商科偏重实用，有利于毕业生就业与经商；四是除了德育（修身），美育、体育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基本上体现了德、智、美、体四育并行，与上述校训基本吻合，只是少了群育。

那么，校训中的“爱国”和“乐群”，是否

变成毫无意义了呢？不是的！群育是在（也只能在）学生课外活动中获得充分体现。课外活动可分为两大类，即体育活动与学术活动，任由学生选择参加。在两名教师指导下，全体学生组成体育部，并选出12人执委会，推动各项体育活动，包括足球、网球、排球、篮球、田径等比赛，开创了华中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在学术领域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成立国语演说会、英语演说会、旅苏同学会外，还有图书管理员、学生俱乐部以及组建一中公司。国语演说会很活跃：每两周集会一次，学生轮流演说，每两个月举行辩论一次；每学期都举办演说或辩论比赛，首次演说题目为《华侨学生对祖国之责任》。至于一中公司是专为商科班学生实习而设立，在校出售书籍、用品、食物，凡华中师生都可入股为股东。公司组织分为董事部与营业部，董事由股东投选，营业经理、副经理则由董事部委派。这些成员都是在籍商科学生，教师只是扮演着“赞助员”的角色。

华中的创办及初期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教育措施，不论在世界上是否属于首创，但至少在东南亚乃至亚洲，无疑都是独树一帜、可圈可点的。这或许曾给予我们后代教育工作者一些重要启示，例如：母语才是最有效、最可取的教育媒介，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才是最理想的教育目标！

（作者为文学博士、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

能医擅舞的 巫玛·拉詹



文·吴明珠
图·受访者提供



医学是科学，舞蹈是艺术，两个领域的技术难度都很高，因此两者兼通的人少之又少。巫玛·拉詹医生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她不但能医擅舞，还在这两种专业上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岁一舞惊人

巫玛出生于一个医学和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会唱歌和拉小提琴。他们住在东区一间有地的产业，母亲在怀她时每天琴声不断。

1941年的一个夏天，母亲带着1岁大的巫玛远赴南印度的马德里（今称金奈）探访祖父母。旅居期间，第二次大战忽然爆发，新加坡沦陷。父亲失踪，母女两被困在金奈，一呆就是5年。巫玛说：“当时我母亲怀了我的弟弟，弟弟就在金奈出生。父亲下落不明，我们三个人只好寄居祖父母的家。”

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她的姨妈当中有的是歌唱家，有的是得奖的作家，祖父拉詹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我的童年生活很丰

富，有机会听音乐、观舞蹈、看电影。我甚至有机会和他们一同去听印度独立运动先驱甘地的一场演讲。”所幸他的父亲通过缅甸公路，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1946年到达印度，与他们团圆。同年全家人回来新加坡。在印度学过舞蹈的巫玛登上丁路老印度庙的舞台，表演南印度古典舞，伴奏的音乐还是她母亲创作的。出色的表演让6岁的女孩就此一舞成名。

在金奈习舞得奖

巫玛8岁时母亲再次把她送去金奈，让她接受严格的舞蹈训练。

“我在一间天主教学校上课。每逢星期一、三、五我放学后就去一间古典舞学校学舞蹈，二、四、六上音乐课。聪慧的她进展神速，15岁时



巫玛15岁在印度考取古典舞专业文凭



巫玛和其他团体合作，开办9间疗养院



2011年巫玛接受总统颁发BBM勋章

呈现三个半小时的毕业独舞晚会，获得由金奈印度艺术学校所颁发的“舞蹈瑰宝”奖状。同年她回来新加坡。她说：“这里师资短缺，学生也没机会学习和现场伴唱的乐队一起表演。”

她经常受邀表演。当时男舞蹈员很缺乏，她长得高，常扮演男舞蹈员的角色，通过舞蹈演绎古典文学的片段。她为福利团体的演出筹款，也为本地和外地的舞蹈晚会做节目主持。声名鹊起以后，她有机会到马来西亚、香港和斯里兰卡表演。

巫玛说：“那时很少印度的舞蹈家来这里授课，学生只能依靠录好的音乐练习。我开始参加新创立的印度艺术团体的委员会，和他们分享音乐和舞蹈的经验。”

巫玛在圣玛格列中学念完高中以后，上马来亚大学念医科，于1965年毕业。毕业后先在卫生部担任医务官员，后来调去卫生部属下的学校卫生服务署（School Health Services），先是任专科主任，后来升为署长。在职期间曾出版多篇有关医药的文章并推行音乐治疗。1996年她被调去老年长者护理部门，与慈善团体合作创办了9间疗养院。

很不幸的，在1966年6月她忽然罹患黄疸病，一病就是18个月，从此无法登台。她不愿就此放弃，转向编舞和主持古典舞晚会。她曾多次为妆艺大游行编印度舞，也在演出中为观众介绍印度的乐舞。“主持节目让我对这两门艺术更加了解。”

协助艺理会推广表演艺术

1977年她在印度航空公司当经理的丈夫忽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她独自养大儿子和女儿。

“我积极投入社区志愿工作，填补生活上的空虚。参与社会活动变成我放松的方法。”她从没有想过再婚，很自在地养孩子、工作及当义工。

1991年国家艺术理事会刚成立，她被邀参加艺术委员会，成为12个委员之一员，协助艺理会策划艺术活动。1993年她被选为第一届亚洲表演艺术节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艺术节呈现来自9个国家的53项表演节目。精彩的节目受到观众赞赏，改变了本地观众向来偏重西方艺术，轻视亚洲艺术的欣赏习惯。亚洲表演艺术节两年举办一次，巫玛于1995年和1997年再次担任筹委会主席。

他的女儿瑞卡说她能吃苦耐劳，做事非常认真。“她做起事情完全忘掉自己，我们须要提醒她把脚步放慢。”瑞卡也是一名医生，她有一个哥哥，是一名律师，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2000年巫玛从卫生部退休，转去万佛堂（Man Fut Tang）疗养院当执行总裁。

2003年她参加滨海艺术中心艺术资源委员会，义务在滨海艺术中心嘉年华会和滨海艺术中心艺术节上帮忙。

2006年她出版《终其一生为他人》，是净润法师（何润好 Ho Yuen Hee）的传记。书发行后筹到10万元，分赠给两间慈善机构。巫玛于2008年退休，2011年荣获总统颁发PBM及

BBM公共服务勋章，同年出版《香料杂谈》，叙述印度香料的种类和保健知识。

涉及我国印度舞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这一问题，巫玛认为：“提高艺术的水平，增加观众的数目并致力于普及艺术已是国家一个重要的目标。学习及表演印度舞的学生人数不少，但是极少数能够达到国际的水平，因为他们只是把跳舞当着嗜好，不是专业。现在舞蹈技术的要求比以前更高；学的人比较多但能表演的很少。”

有关我国当前的社区医药水平，她说我们已经成功地达到高效率而普及化的社区医药服务。

退休生活

巫玛的生活一点也不单调。她目前是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基金会的会员、艺理会全国印度音乐比赛的顾问、如切南区民众俱乐部的社区艺术暨文化俱乐部的主席及小印度商联会会员及人协时尚与生活风格组的顾问。

她说：“我正在整理我的邮票和钱币收藏，把个人的资料输入电脑。”

她说：“没能继续跳舞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很幸运能认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和他们交流，一起学习。这是我最为感恩的。世界上没什么能代替亲情和友情，音乐和舞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The Dancing Doctor

Medicine is science and dance is art. Few people excel in both because of the stringent demands of both fields. Dr Uma Rajan is an exception. She has not only mastered both but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Uma's father was a physician and her mother, a vocalist and violinist. When she was one her mother took her to Chennai to visit her grandparents. They stayed there five years when the war broke out.

At eight she returned to Chennai to learn Bharatanatyam-a classical Indian dance and vocals, winning awards for her performance. After her return she completed her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graduating from the then University of Malaya with a degree in Medicine. At 15 she danced for three-and-a half hours. She had the chances of performing in Hong Kong, Malaysia and Sri Lanka.

She joined the MOH as a Medical Officer first and was later posted to School Health Services as its Registrar and subsequently as its Director. In 1966 she was hit by a bout of Jaundice and could not dance. She turned to choreography and hosting dance programs to introduce the genre to the public. She is known for high efficiency and thorough work.

She became a widow in 1977 and thereafter, devoted herself to her two children, work and voluntary work with NAC, helping it to promote Asian arts. Her major contribution was chairing the Asia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three times for NAC to raise the status of Asian Arts and number of audience.

While at MOH she was involve in researches on various diseases of children. She had published numerous articles on medica care for children and implemented Music Therapy. She collaborated with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set up nine nursing homes when she was working in the Elder Care Services of MOH in the latter years of her work.

After her retirement from MOH, Uma joined Man Fut Tong, a private nursing home to be its Director. There she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A Life for Others, a biography of Ven Ho Yuan Hoe, which raised \$100,000 for two organizations and another titled Spice Potpourri about the health attributes of Indian spices. She was awarded Public Service Star by the President.

Uma says there are many dance students nowadays but few performer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s. She is satisfied with the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of the country in achieving a high standard of health care for the community. She also notes that raising the standards 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of our performing arts have been the government's aims for a long time.

Uma lives an interesting life in retirement. She continues to ser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NAC and Indian organizations. She enjoys her stamp and coin collections. Her only regret is not being able to continue dancing. She recalls that she has been lucky to have met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interacted with them, exchanging ideas. To her nothing beats family, friends, music and dance.

星洲 林路家族 与南安后埔林



文图 · 陈煜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前堂中龕中神主牌

在 星马听闻林路（族名：孙路；别名：云龙；字：志义；号：少荣；1852-1929）从福建南安后埔老家带了不少乡亲到星洲他的工厂里工作，居住在后港四条石的鼎盛园。这一传闻因2020年初开始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本文简称九龙堂）修缮工程得到印证。

位于广东民路的九龙堂是由林路主持兴建，落成于1928年，一层的前堂和后堂供奉着1000多尊林姓神主牌。移民星洲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神主牌清晰标注祖籍省、县、乡等信息，第三代起大多只标注祖籍省、县的信息，所幸有些神主牌标注有子孙姓名，可以追溯祖籍乡及世代关系。

目前已辨识出九龙堂内有25尊神主牌的祖籍地为南安后埔，结合在福建南安后埔的实地调查，可以梳理出人物之间的世代关系，呈现早期移民通过血缘关系南来，在星洲相互扶持，与宗乡机构建立起密切关系，将祖籍地的家族信息带到星洲，也将原乡祭祀文化移植到本地，最终落地生根。

新闻记忆中的南安后埔

即使是在福建，也很少人知道南安后埔，这个地名已不为官方使用，现在是省新镇满山红村的一部分。然而，在星洲至今留传“后埔”这个地名，在林路后裔的记忆中，祖家在“Fujian



南安市新镇满山红村局部（原后埔）。①林路99间大厝；②林路大厝；③林谋灿大厝（图片来源：谷歌地图，编辑：陈煜）

Province, Nan-Ann, Mee Lim Town Mun Sun Hong (Lam Thian)”，即福建省南安美林镇满山红村（南厅），甚至有人知道祖家九十九间大厝是在“后埔大坝洋”，大坝洋可是个鲜为人知的土名！

根据《林惠约家族册》记述，后埔林的开基祖为伯龄公（号：毅轩，1504-1576），由漳州漳浦迁居南安后埔，育有两子守经、守荣（二世），后迁回漳州。守经之子仰瑞（三世）留守后埔繁衍，其子我范（1586-1651）为四世，育有6子（五世），是为后埔林六房——长房鹏逢、二房鹏连、三房鹏遶、四房鹏远、五房鹏游、六房鹏遴。后埔林传承字行为“守仰我鹏，拔时士延，日启孙谋，惠泽丰隆，有志缵绪，绍述绵长”。林路为后埔林十二世四房鹏远后裔，族名“孙路”，林谋盛则是后埔林十三世。

后埔林的字行被带到星洲，出现另一版本。林路孙惠明（十四世）生前写下家族字行的五言四句“拔时士庭日，启孙谋惠泽，芳良少出万，长有志赞成”，这一不同版本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家族口述采用福建话所致。有趣的是，无论在南安，还是在星洲，两地的后埔林十五世都有采用“芳”或“丰”作为字行，例如，南安有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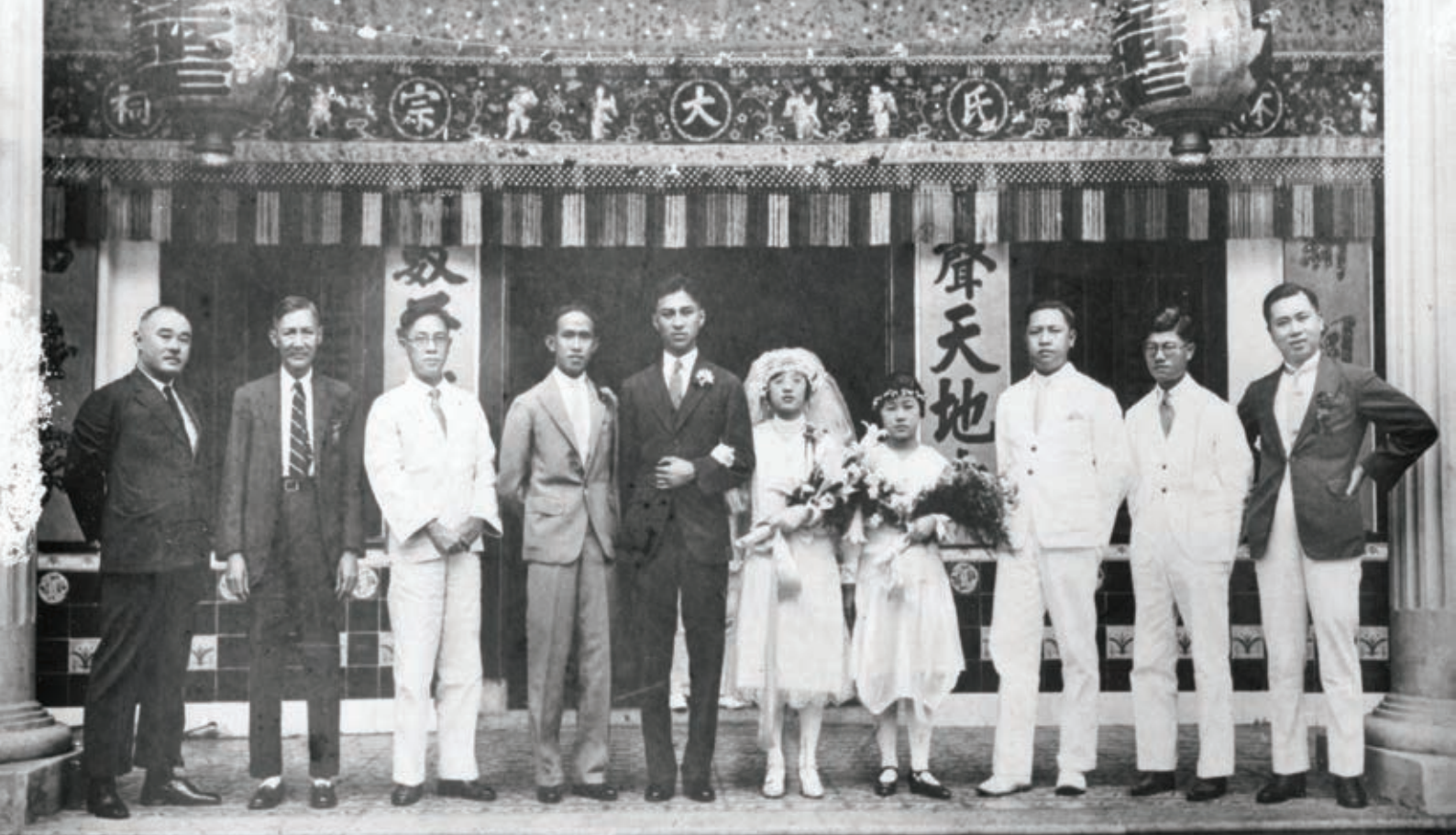
名为“芳农”，新加坡有后裔名为“丰林”。

除了族名“孙路”，林路也为自己取了别名“云龙”，字“志义”，号“少荣”。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多用“云龙”和“志义”这两个名和字。例如：九龙堂碑记中以“云龙”为名，捐款名录中则以“志义”为名，但在正式文件仍以“林路”为本名，例如：九龙堂建筑图纸中称其为头家林路。

除了遵循后埔林字行，林路在南洋也为儿孙另起字行，子辈为“金”，孙辈为“玉”，在星洲林路的墓碑及神主牌上，其子孙均采用“金玉”字行，因此墓碑及神主牌上不见谋盛的名字，原因就是谋盛的家名为“金森”。林路的儿子也多以“轩”作为字，例如，4子金顺，族名“谋昌”，字“炯轩”。自15子再生起，林路的儿子不再遵循后埔林字行或是“金”字行来取名，据其17子大琛回忆，这是因为这些孩子出生在南洋。

九龙堂林路家族神主牌位

由于林路家族成员同时采用多个名字，以及家族记忆传承的断层，长期以来无人知晓九龙堂供奉大量家族神主牌位，目前辨识出10尊属于林路家族的神主牌，包括2018年7月7日安放的



林谋盛与颜珠娘在九龙堂结婚照，左一为林炯轩、左二为林金泰、左五为新郎林谋盛、左六为新娘颜珠娘（图片来源：林谋盛家族）



九龙堂供奉的两尊林路与夫人神主牌

两尊。最早的两尊林路家族神主牌在前堂中龕中格，一尊“荣禄大夫号少荣”与“一品夫人陈”的禄位，这是林路与正室陈水莲的牌位；另一尊为林志义与陈、杜、严、库、卢、方夫人的神主牌，刻有15位儿子与1位孙子的名字。

在前堂中龕左格有两尊并列的神主牌位，一尊为林金水与周艳琼，所立之人为其孙永新，另一尊为林玉松与黄淑贞，所立之人为其子永新。金水为林路长子，玉松为林路长孙，立牌人永新是林路长曾孙，后改名为林楷。郭鹤年在其自传中盛赞：“林楷是我此生见过最有趣、最无私的人之一。他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

在前堂右龕中格也有两尊林路家族的神主牌，一尊为林志义与库氏的神主牌，另一尊为林金章与夫人王淑钦的神主牌。库氏是林路三夫人，卒于1958年，是林路家族星洲第一代的最后一人，金章为林路10子。

前堂右龕右格中有两尊并排的神主牌，一尊是林炯轩与夫人庄沅香，奉祀人为其子玉明（惠明）、玉贤（惠贤），炯轩为林路4子。林路

过世后，3子金泰、4子炯轩与11子谋盛经常代表家族出现于新闻公告。另一尊为林瑞轩与夫人张面治，奉祀人为其女宝燕、玉琼、玉奇、宝娘、元宝。瑞轩为林路7子，家名“金桔”，是林路晚年时的代理人，其名字出现在九龙堂建筑图纸上。据瑞轩的外孙张东孝回忆，他的外公负责掌管家族的柜子保险箱，腰上总是挂着很多钥匙。

星洲落地生根的后埔林

九龙堂前堂中龕中除了林路家族的神主牌，还有其他后埔林氏，不仅供奉着在星洲过世的族人，也供奉着在祖籍地过世的祖父辈，例如，中宪大夫林日春（十世）与其子启楮和启论（十一世）的神主牌，推测为林路的祖父、父亲与伯（叔）父；林启易（十一世，其子孙海及孙奉祀）。与林路同为十二世的有林孙高（由其子谋灿所奉祀）和林孙浅（由其子谋藩和谋福所奉祀）。

九龙堂后埔林神主牌有些标注有“后埔长房”，林孙高即为后埔长房，其子谋灿（1877-1969）由林路带到新加坡，关系极为亲近。谋灿事业有成，为九龙堂捐资高达1000元，也是林路3女碧霞与高新民的婚姻介绍人。林谋灿神主牌由其子惠宽、文生、文忠供奉于前堂左龕右

格。惠宽与两位夫人（黄亚象、刘玛琏）的神主牌也在同一处，由其子泽荣、泽腾奉祀。泽荣与泽腾的神主牌则在后堂中龕左格，由其子嗣奉祀。林谋灿家族五代均在九龙堂奉祀神主牌，是目前所知传承最长久的家族。

林谋灿功成名就之后，在南安后埔距离林路大厝约两百米处兴建宏大宅邸，却从未返乡居住，他将4哥谋秤之子惠陵带到星洲，也将后埔宅邸交由堂侄居住管理。惠陵在新加坡落脚之后，也在九龙堂为其父谋秤奉祀神主牌。1947年在他的担保之下，其二弟惠约次子体仁来到星洲，体仁在事业发达后资助留守南安后埔的兄弟，最终收买林谋灿在南安后埔的宅邸。

九龙堂聚集的后埔林神主牌及其世代关系，印证华族通过血缘关系大量移民海外，依靠家族网络在星洲生存下来，建立起与姓氏祠堂的密切关联，为祠堂建设奉献，在祠堂注册婚姻奉祀香火，在新加坡的林路后裔传承已有七代。九龙堂里的神主牌记录了林氏南来落地生根的历程，串联起流散于星洲与华南的记忆碎片，承载了家族的记忆，将香火传承下去。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林谋灿与族人在新加坡合影，右坐一为林体仁、右坐三为林谋灿、右坐四位林惠陵（图片来源：林惠约家族册）

俞唯洁的 多维度 戏剧人生



文·沈芯蕊
图·受访者提供

平淡日子日常无非是吃饭、工作、休息。那么，怎么样让平淡的日常变成多维度的生活体验呢？对俞唯洁来说，那就非戏剧人生莫属了！

戏剧的启蒙

俞唯洁笑言自己是农民出身、文革一代。当年中学毕业后知青都要下乡，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平时文娱活动贫乏，生活淡而无味，偶尔会放映电影和观看文艺演出。俞唯洁说：“除了样板戏和村里巡回的宣传队演出之外，鲜少见到活人表演。”抛去当时舞台表演的政治内容或意识形态而言，这些舞台上的帅哥美女，让他如同在漫长黑夜中看到黎明的曙光。这少之又少的演出让当时的少年时常细细品味，进而从期盼、羡慕到积极参与。在那些同龄的帅哥美女的指导下，他学着创作剧本、参与一些小的演出，这些尝试，成为他的舞台启蒙。

1977年，他是第一届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77届的学子高考压力非常大，录取率极低，在积极备考过程中，他读了很多的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这让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后来他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的英文专业。因父母在上海是英文老师，虽然经历文革时期耽误了一些课业，但还是得益于“童子功”，他顺利入学。在离开农村的前夜，他整理行囊，看到自己先前学着写的一些短剧剧本，感到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而已，不堪回首，便把之前的稿件付之一炬。

上大学后，他接触了更多的文学美学理论著作，让他觉得仿佛打开了思想的另一扇窗。当时正值“伤痕文学”流行，便也学着写小说，写短剧，同时也在课余参加一些文化宫和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各种文艺培训，这让他初步看到了生活的多维度。

大学毕业后俞唯洁进入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当英文教师。他结合教学，把大学里学到的英文戏

剧运用到英文教学当中，组织“红领巾”演出队，帮学生们排演英文短剧，还去戏剧学院听各种讲座。在这期间，他对戏剧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重新认识华语戏剧文化

俞唯洁当时虽然是大专学历，却得以同等学历的特殊资格，于1983年跨专业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外国戏剧史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君川教授。当时100多人报考，只有1位师姐和他2人被录取，轰动全院。那时全校本科和研究生共百余人，却有着200多位老师，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他说：“当年的学生真是幸运。”备考期间，参加了戏剧学院老师所作的各类考研辅导讲座与工作坊，让他觉得自己以前写的剧本、小说、文章都很幼稚，于是在入学报到前晚，再次将它们付之一炬。

俞唯洁的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戏剧，硕士论文是关于“哈姆雷特”的文本台词研究。在硕士课程学习的3年中，他全程参加了余秋雨给导演干部进修班开办的大师班课程，重新全面地认识了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进而进行跨文化戏剧研究。当时他还跟着导师成立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组织了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当时中国戏剧界以及国际莎士比亚研究圈，这两件事影响很大。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欧美的实验戏剧及一些先锋戏剧刚被引入中国，他对此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地参与其在中国剧坛的介绍活动。

1986年毕业后，俞唯洁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研究所当教师。在留校任教的4年中，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活跃时期，他有机会参加了不少中外电视剧的拍摄、各类舞台剧演出制作以

及相关的戏剧研究，为他之后在戏剧道路上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不可或缺的实践经验。

回顾在上戏学习及工作几年的最大收获，他说：“首先是跳出了书斋，从舞台上真正认识了作为表演艺术的戏剧；其次，虽然研究的是西方戏剧史论，却重新对华语戏剧及至华族文化有了重新的认知。”

在德国奠定戏剧观

1990年，俞唯洁因一篇关于莎士比亚《麦克白》和中国昆曲表演的研究论文，被德国戏剧学教母费舍尔·里希特教授请到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做了1年的访问学者，从事跨文化戏剧的课题研究，至此开启了他11年的欧洲生活之旅。

刚到欧洲时，俞唯洁对于先锋戏剧仍然如痴如醉，业余时间曾参加大学的剧社，在维也纳地铁站内或是街头进行环境戏剧的先锋实验，包括演出高行健的实验戏剧《车站》。这是一次对艺术观、戏剧观的极大冲击。作为表演者，他当时感到使命感很强，仿佛在开拓一种全新的戏剧样式，是艺术发展的开路先锋，自觉似乎在进行拯救民众、开发民智的社会启蒙。但在普通观众或是路人看来，这样的街头演出有如闹剧，所谓启蒙者在旁人看来像一群疯子。当时，他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人不懂艺术。但后来发现这些看似对街头先锋艺术不屑一顾的路人们，走出地铁站，便在剧院前排队购票看戏了。这种现象引发了他的反思：艺术离开了娱乐作用，变成小众的自我表达，自我发泄，终究是被观众所不屑的。

俞唯洁的博士学位是在拜罗伊特 (Bayreuth) 获得的。这是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是德国上



1984年，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进修班学员毕业合影（韩月乔等学员都是现今的中国影视大腕）



上世纪90年代读博期间，在德国工厂打工（钳工）



在寓所拜会著名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 (Eugenio Barba 右) 并与意大利罗马大学戏剧人类学专家萨瓦雷西教授 (左) 合影 (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

费兰肯行政区的首府，位于德国中部。该城市因每年一度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为瓦格纳的歌剧而举行的“拜罗伊特音乐节”而闻名于世。

俞唯洁在德国做访问学者1年后已掌握德语。他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攻读德国拜罗伊特大学音乐戏剧学院博士学位，师从德国戏剧学以及音乐戏剧导演苏珊娜·菲尔教授，进行瓦格纳歌剧革命和梅兰芳京剧革新的研究。眼界的开阔和阅历的加深，让俞唯洁从此走上了多维度的戏剧人生。

因为当时是半工半读的状态，所以他用了7年时间。做过很多工作，从麦当劳的前台、后厨一直做到周末经理。平时也参与德语剧社排演戏剧、在大学研究所当助教。也定期去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欧洲大学戏剧系讲学。每当假期时，他会参加剧团工作或去周边国家演出、观摩戏剧。同时，他还受邀参加了意大利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领导的“国际戏剧人类学学校”（第四期）进修课程。

俞唯洁回忆，拜罗伊特是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城市，去看戏的人都是西装革履，当作是高尚的娱乐活动，精神的享受。

每年夏季6个星期的拜罗伊特戏剧节，世界各国的顶尖艺术家都汇集于此，为看演出真是一票难求，甚至要提前几年预定，而且票价也很昂贵。当时还是学生的俞唯洁为了可以欣赏到世界顶尖的艺术作品，就去帮忙做义工，这样可以拿到价格低廉的义工票。

这座美丽的城市给俞唯洁留下许多美好回忆：除了瓦格纳的歌剧，还有当地美食。香肠面包啤酒成为他日常的饮食，这个喜好一直保留到现在。不大的山城，紧凑而安静，平时店铺下午4点半就打烩了。这也使他不受到干扰，沉下心来做研究，完成了2本书的写作并在欧洲出版。

在俞唯洁读博期间，一直跟踪研究一家很特别的戏剧团体——鲁尔话剧院。该剧院的演出风格在整个德国上百家公共剧院中长期独领风骚，其独特的公私合资的剧院体制及其营运机制对于当时准备回中国创建私人演艺机构的俞唯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博士毕业后，他前往投考面试，在这家剧院得到一份3年的全职演员合约。

这家专业剧院是个轮换剧目演出制的剧院，每年演出260多场，每晚轮换演出不同剧目。合

同工作量的另一半是作为总监助理，负责策划一个常年国际巡演项目，并担任日常3-4个轮换剧目的每次演出执行导演兼舞台监督，每周44个小时的上班工作量。这段时间他随着剧院到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也有机会领略各国的人文景观和各类戏剧创作，这让他的视野更开阔，对戏剧的理解更深入。

在德国学习与工作期间，对俞唯洁来说是人生一段重要的时光，彻底改变了他的戏剧观乃至人生观。他以前觉得戏剧是用来表现自我、改造社会的工具。但是在德国，他意识到广大观众对主流戏剧的期待首先是娱人悦众。期间，他对那里的演剧业界进行了深入考察，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拥有全球最完美的演剧服务业和剧院机制，在那里公共剧院（各级政府用税收运作的剧院）工作的演职人员拥有全世界范围内戏剧从业者最佳的福利工薪待遇，所以这些主流剧院的营运目标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这是他在德国剧界学习考察的深刻感悟。“在德国，剧团用纳税人的钱来演戏，政府有非常具体的绩效指标：演多少场？有多少观众看？因为对政府而言，戏剧应该是演给所有纳税人看的，而不应该用纳税人的贡献来为少数艺术家脱离大众审美趣味的个人表达来买单。政府会评估所提供的演出资金是否运用合理，其中有着非常具体而合理的考绩指标”。当然，德国剧坛也有不少自我表达的先锋实验之作，或是通过对某些意识形态的宣传来抨击社会的政治戏剧。作为对于主流戏剧演出的补充，他对于这些艺术家的不懈精神和努力，还是相当钦佩的。

在剧团里只有他一个华人，闲暇时大家谈天说地，他也不忘向欧洲的伙伴们传播华族文化。有趣的是，当年在中国大学专业学英语时，外教给他起了个英语名字，俞唯洁曾经很喜欢使用这个英语名字。然而到了欧洲后，无论是在大学学习或是在剧团工作，无论是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用西方语言发表论文，或是在各类演出的演职员表上，他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英语名字而是使用其华语姓名的汉语拼音。来新加坡后，他更是在各种使用英语的场合，特别注意按照华语前姓后名的做法，用汉语拼音来标注自己的姓名，而刻意改变了以前使用Weijie Yu的做法。在问起为何如此时，他笑言，向新加坡的华人政治人物



2019年，与美国纽约大学戏剧人类表演学专家理查德·谢科纳教授合影



2020年3月底，南艺本科华语戏剧毕业演出剧目《唐璜》排练的最后一天，与剧组演员合影

学习，我们从来没有在华语或是英语的场合听到或是看到“光耀·李”的表达。

新加坡的戏剧生活

在德国剧院工作的第3年，中国各地展开了建立大剧院，发展文创演艺业的新一波热潮，他便与友人在海外设立了公司，准备回国大展拳脚。这时，有猎头公司找到他，推荐他前来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谋职。经过几轮面试，他应聘前来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艺）担任表演艺术学校校长兼戏剧系主任。这对于他来说，是带来另一个维度的生活体验。

自2001年至今，俞唯洁一直都供职于南艺戏剧系。他觉得在南艺的这些年，无论是课程的定位、教学大纲的编制、课目的设计、考核内容和新生面试，抑或是日常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能够得心应手的工作，都得益于先前在与此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实践与积累。

近20年来，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坚持进行学术研究。根据他在不同领域的践行，其研究课题也不断变化与拓宽：从最初的莎士比亚研究到跨文化戏剧研究；从对德国演剧产业及其机制的研究到对华族戏剧的研究，均指向了其研究的多维度。目前他研究的课题又转向了新加坡戏剧和“全球戏剧高职教育与职业演员训练”。除了常年代表南艺和新加坡在设于北京的《亚洲戏剧教育研究联盟》年会上发言咨询，多年来也一直坚持在海内外各种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俞唯洁还曾多次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戏剧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校外考官。前几年还受邀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艺术学士学位课程”国际评审团成员等职。

2009年，作为南艺首位“学术假”的获得者，他受邀参加德国联邦科学教育部委托德国戏剧学研究教母费舍·里希特教授组建的“交织表演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团队，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戏剧学院作了为期一年的驻地访问学者，探讨用“交织表演文化”的最新理论对“跨文化研究”课题的重新审视。

在本地，他多年来还担任了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新加坡青年节“全国（英语/华语）戏剧比赛”主裁判，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各类拨款委员会和“文化奖”、“青年艺术家奖”评委，“艺术基金”评委，新加坡《源》杂志《无名英雄》剧本创作比赛（2019）以及福建会馆剧本创作比赛（2015）评委等职。常年来他也一直是新加坡艺术剧场的戏剧顾问团成员，还担任了近十年的新加坡国防部武装部队音乐戏剧文工团的监委，并于2016年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国庆（公共服务）奖章”。2011年和2016年，两次得到南艺颁发的“长期服务奖”。

谈到自己在南艺戏剧系工作20年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看到自己培养的华语、英语戏剧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不少自己亲自从本地中学发掘的学生，走进业界，开始了各自的演艺生涯。而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自己昔日的学生活跃在海内外。看到他们从舞台到荧屏，从微电影到大电影，从戏剧的小课堂，到人生的大舞台。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有的平坦、有的曲折；有的单一、有的繁复；有的平面、有的立体。俞唯洁选择了戏剧，因为只有戏剧，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才能给他多维度的生活体验，让他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鼠年说鼠与大师李曼峰画鼠



文图·赵宏

新年是鼠年，新冠病毒给全世界来了个下马威，没有人料到双双大吉的2020会是这样不同寻常的开局。老鼠，中国北方叫耗子，耗，就是损伤消减之意，迷信的人认为不吉，历史上很多鼠年也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不祥事件发生。其实，如同钱币的两面，凡事有吉就有凶，是辩证存在的，只是今年让人觉得特别可惜，牛车水大街上摆好的大大小小的老鼠造型花灯，没有像往年那样变身为古灵精怪、粉嫩喜人的小可爱，反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特大瘟疫的另类见证。

西洋人的占星术有黄道十二宫，华人则有十二生肖，十二时辰，为什么都会选中十二这个数字，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恐怕还需要民俗专家来多多考证。有的人认为，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人的生辰八字决定了他的一生是否顺利，平安富贵。可是，这么重要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华人会选老鼠排在第一的位置呢？据说当年玉皇大帝原本是想指定猫来当第一名的，让所有选中的动物们第二天一早起来报到。猫儿贪睡，怕自己睡不醒，只好请老鼠这个朋友帮忙，谁料老鼠心存嫉妒，口是心非，表面上答应，私底下却另有打算，在当天夜里还漆黑一片的子时（午夜11点至1

点），乘猫儿熟睡之际，抢先一步当了第一名。

猫在中国没有排进十二生肖，但在越南却找到了位置，据说越南的十二生肖里就有猫，猫又把兔子的位置给抢跑了。这是民俗的故事，含饴弄孙时给小孩子讲讲也无妨，其实，古人选择老鼠作这样重要的命运与时间的代表，也是有专业的考虑的。老子学说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既表示天地，也是阴阳，古人依据阴阳之说，认为动物不仅有雄雌之分，也有阴阳差别。动物的阴阳是按足趾的奇偶数目决定的。一般来说，动物的前后左右足趾数都是相同的，但唯独老鼠是前足四，后足五，奇偶同体，物以稀为贵，老鼠排第一，自然不在话下。

老鼠身轻体便，聪明伶俐，有储物的习惯，食物充盈，深居简出，机智而且通灵；同时又有极强的繁衍能力，子孙满堂，是标准的“低调富豪”。它在古人眼里成为美好愿望的寄托也就不足为奇，甚至还演变出神勇的含义。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三侠五义》里就有“五鼠闹东京”的故事，五鼠就是五位绿林好汉——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另外，老鼠也象征财运，民间素有鼠来宝之说。

老鼠大名鼎鼎，普通人喜欢编故事，画家也喜欢去表现，在中国

传统水墨画家中，画老鼠最出名的是齐白石。画面上经常是一枝红烛或一盏油灯旁，老鼠们或在张望，或在分食花生、玉米之类，也有老鼠抱着红艳诱人的樱桃大快朵颐的形象，令人心生怜爱。白石老人作画，不似一般人的想象，运笔十分缓慢，有条不紊，墨迹浓淡相宜，晕染自然。

西洋人画鼠，最出名的形象大概就是米老鼠了，或许还有“汤姆与杰瑞”里的小老鼠。在西洋油画中，以老鼠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作品其实不多。不过，在东西方文化交界的东南亚，却有一位公认的世界级艺术大师，以西洋油画的方式，结合古老的东方题材，以典型的南洋风情的格调，画了两幅鼠图，填补了这个遗憾和空白。

这位大师就是李曼峰。李曼峰1913年出生于中国广州，幼年时移居新加坡，曾赴荷兰海牙学习油画并在当地举办首次个人展览，一举成名。后来，他长期生活在印尼，声名显赫，晚年归隐新加坡，对“南洋画风”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和影响。他的作品广受国际市场瞩目，《峇里民采》等多幅作品曾屡创东南亚画家作品的拍卖纪录。

李曼峰的油画基本上都是在纤维板上创作的，与其他油画家通常会选择木板、胶合板或亚麻布不同。他以薄涂技法作画，虽用油彩作媒介，但画风却与传统中国水墨画神似，写实与写意兼具，酣畅淋漓，意境飘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受李曼峰之托，本地艺评家刘奇峻先生早年曾为李曼峰编辑画集。画册开本宏伟，印刷精良，其中选入一幅作品，是在白色素底

上画了五只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山竹的老鼠，题款为“一九七八年四月作于星洲武吉知马翠峰园曼峰”，同时钤盖两枚印章。这幅作品与李曼峰作品通常都会打底色的惯常作法略有些不同，但整体风格还是标准的李氏手笔，又兼刘奇峻先生慧眼，自然不错。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在本地另一位艺术家及收藏家手中，还有一幅李曼峰创作的山竹老鼠图，堪称孪生之作。这幅作品与画册中的那幅构图基本一致，都是在画中间画一簇山竹，上下两侧偏右的两处位置分别是正在吃果的老鼠，不同的是，这幅作品上有八只老鼠，比画册中的多了三只，寓意更加吉祥，而且画面底色做了处理，是标准的李曼峰式的淡青灰色基调。这是李曼峰作品的标配，这种处理，似乎比简单的使用白色素底更有气氛，更能表现在夜色朦胧之下，老鼠一家面对美食，倾巢而出，恣意享用的安然状态。画面笔触流畅，气氛祥和静谧，八只老鼠神态毕肖，堪称上乘佳作。

有分析家指出，大约李曼峰一生就只创作过这两幅山竹老鼠图，或者严格说来是一幅图画，因为两幅作品看上去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不大。如今斯人已逝，我们已经不可能当面向画家询问创作这对孪生图画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能够在特别的日子，观赏大师的作品，体会昔日的人事风情，更感幸运与造化弄人。

注：右为李曼峰创作的两幅山竹老鼠图

(作者为本地画廊从业者)



舞跃舞乡 传递舞蹈之炬



文图·蔡曙鹏

《春忆》舞毕摆出造型定格时，四千位观众的喝彩声与掌声如雷振耳。在两侧观众席观赏的士兵尤其兴奋，一面挥舞手里握着的红色荧光棒，一面齐唱ole ole ole o……韩国的阿兵哥，音乐感特别好，好像都是合唱团训练出来的一样。气势雄浑的欢腾歌声一直唱到这支新加坡舞跃舞乡艺术团（Wu 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的舞蹈员消失在观众的视线外才再次鼓掌结束了赞赏的歌声。

国际交流部主任河俊亨转过头来，举起他左手的大拇指，脸上绽放出祝贺的微笑。我赶紧合掌作揖点头还礼。坐我周围的评委们，也纷纷示意赞好。因为舞跃舞乡艺术团是来自我国的参赛队伍，我不能打分。知道同行们喜欢，我也特别高兴。这是韩国最大的户外国际艺术节现场——一年一度在初秋举行的原州动感舞蹈嘉年华（Wonju Dynamic Dancing Carnival）的现场。

每个国家的行政区划，各有特色。韩国有1个特别市（首尔市）、1个特别自治市（世宗市）、6个广域市（metropolitan）和9个道：

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道。唐初分天下为10道，为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到唐睿宗景云年间，增至23道之多。韩国沿用唐朝旧制，使用“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江原道就在韩国东北部，原州人口33万，是江原道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原州东有稚岳山，西有蟾江，山明水秀。离开朝鲜边境不到100公里，韩国第一野战军队的司令部就在这里。自2010年上台的元昌默市长，着力为原州寻找打造大型艺术活动的机会，提升市民的审美水平，进而提升整体文化素质。2014年，在江原道文化、体育和旅游部、国防部的支持下，选定了在市郊的Daddo露天的U形体育馆，办成了动感舞蹈嘉年华的国际艺术节，一炮而红。

我有幸自首届动感舞蹈嘉年华，受邀作为盛会贵宾与评委，深度观察了原州的动感舞蹈嘉年华的历届赛事。原州这个盛会，包罗万象。各类舞蹈团体都可以参与，而且邀请海内外名家当评委，评选出优秀团队，分发奖金。很快的，原州每年秋季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舞蹈爱好者，不分年龄、肤色、国籍，一起展现才艺。年轻人、老年人、舞蹈家、业余舞蹈员，依次在

120米x30米的舞台演出，发展和繁荣韩国国内舞蹈文化，推动了国际舞蹈交流。

2016岁末，收到河俊亨来信，请我转告新加坡人民协会公关部门元市长前来拜访的意愿。2017年7月12日，元市长带领了原州市政府代表团到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人民协会文化与艺术集群理事长、妆艺大游行执委会主席蓝锐勋。这次会面，十分愉悦。他道别前这样说：“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提议主办这个妆艺大游行，真是很有远见啊。1973年就开始，三十几年的经验，了不起！感谢蓝先生热情分享经验。我诚挚邀请您和新加坡团队来原州，参与动感舞蹈嘉年华。”翌年，舞跃舞乡艺术团参加了韩国的舞蹈盛会。

这一届的原州动感舞蹈嘉年华有来自12个国家的214支队伍。总计有1605位海外舞蹈员、13000位韩国舞蹈员参加。龙飞凤舞，各出奇招，精彩纷呈，竞争激烈。评委经过慎重、周密的再三讨论，评选出20支队伍在最后一晚大决赛展演，新加坡舞跃舞乡艺术团榜上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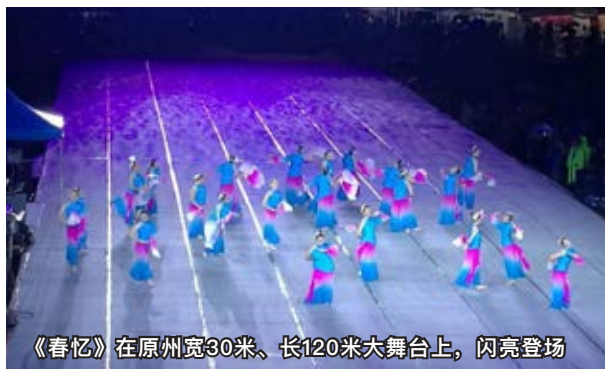
晋江会馆的火种点燃华族舞蹈之光

说起舞跃舞乡艺术团，必须说一说这个华族舞蹈团的前世。1976年，蔡世柑担任晋江会馆会长。第二年，他事业有成的公子蔡锦淞，当选康乐股主任。蔡锦淞年轻有为，精明干练，有宽广的文化情怀。在他带领下，康乐股很快成立了舞蹈团、戏剧团、华乐团、南音组、乒乓组、彩墨画班、文艺写作班、跆拳道班，开会馆推动多种文化活动风气之先。几年后，福建会馆、福州会馆、惠安公会、安溪会馆也相继设立华族舞蹈团。这些会馆属下的舞蹈组，

为华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代推动华族舞蹈的，还有文化部属下的国家舞蹈团、凤凰舞蹈团、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国家剧场俱乐部华族舞蹈团、人民协会的文工团、甘榜格南联络所舞蹈团、芳林公园联络所舞蹈团等等。这些团体以频密的演出交织出激动人心的华族舞蹈盛景^[1]。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当时媒体的热心支持和华社的支持^[2]。

晋江会馆舞蹈团创办初期，邀请了李淑芬为导师。她是新加坡华族舞蹈史上影响最深远舞蹈家。原姓石，1925年10月30日生於南投集集。中学在台湾受教育的她，日治期间的1940年，随着赴日学医的姐夫，带着梦想到日本东京舞蹈学校和贝谷芭蕾舞学校习舞。不料1943年日本殖民地政府要征集女青年入伍受训后到战地当护士，已婚女子则可免。家长紧急召她回国结婚，以便避过这一劫。翌年她嫁到台北李家，婚后随夫姓，改名李淑芬。一个在陌生的环境里三年的勤学苦学舞蹈的年轻人，舞蹈梦断。但仿佛就是为了舞蹈才来到人间的李淑芬，不忘初心，继续追舞蹈梦。婚后在高等学府、中学和小学教舞，成绩斐然，声誉日隆。1953年以《山地赏月舞》在是年舞蹈比赛中夺魁。翌年创立舞蹈研究社，创作节目既有独舞也有大型舞蹈，题材广泛，如农家乐、采茶舞、丰猎舞等等。在50年代的台湾，培养了大批的舞蹈员。之后，因为被选为官方文化外交节目的主要舞蹈员出访。在曼谷演出时，认识了上新加坡琼州青年会的领导。1964年邀请她南来教舞，从此与新加坡结缘。

在晋江会馆舞蹈团成立后，李淑芬老师带领着第一代创团舞蹈员陈秋桂、林秀玉、陈慕、



李瑶仙等人，排演了的《红绸舞》、《孔雀舞》、《采茶扑蝶》、《花鼓舞》、《扇舞》、《印度迎宾舞》等名作外，也演出了富有本地色彩的马来友团Sriwana的《椰林春曲》等，李老师的编舞才华得到充分发挥。这个时期，她身兼多职，她既是文化部属下的国家舞蹈团、凤凰舞蹈团的编导、又是人民协会文工团导师，同时在菩提小学、永康中学等多间学校教课。1981年，李老师因为工作量太大，离开了晋江会馆舞蹈团，接棒的是另一位知名舞蹈老师颜明理。

颜明理老师接过火炬领跑

当时，颜明理老师也在多间中小学教舞蹈，口碑很好。颜老师很有耐性，对学员总是充满鼓励。她引导学员按部就班掌握舞蹈韵律与动作，为他们选择适合他们条件的作品。在教舞过程，进行品德教育，深受学生爱戴。

晋江会馆舞蹈团成立后，排演许多编导们创作的舞剧。李淑芬的《王老虎抢亲》、蔡曙鹏的《窦娥冤》、颜明理的《桂香和狼》、《炼石补天》、《鹬蚌相争》、《懒惰的女孩》等。同时期上演的舞剧，还有甘榜格南联络所舞蹈团严众莲的《女娲补天》、民族舞蹈团陈清水的《黛玉悲秋》、国家剧场俱乐部华族舞蹈团的郑芳林的《姑嫂鸟》、国家舞蹈团的李淑芬的《梁祝》、《牛郎织女》、《追鱼》等、中国舞蹈家舒巧和应萼定联合编导的《长恨歌》、凤凰舞蹈团李淑芬的《景阳冈》、《马兰花》、《红

楼梦》等、蔡曙鹏的《聂小倩》；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的廖莉莉的《哪吒闹海》、许君汉的《盗仙草》、蔡曙鹏的《画皮》等、菩提小学李淑芬的《海龟的故事》、人民协会舞蹈团萧岳鹏的《断机教子》等等，构成80年代前期新加坡华族舞蹈史上频密演出舞剧的辉煌。

这段黄金时期的出现，有五大要素：一是国家剧场信托剧搭建了新加坡舞蹈节这个重要的平台，鼓动舞剧创作与作品创新；二是引进中国优秀舞蹈院团的商演，提升了华族舞蹈的美誉度；三是南洋艺术学院、晋江会馆、国家剧场舞蹈学会、新加坡华族舞蹈艺术协会、实践表演艺术学院等单位邀请中国名师授课。包括了中国顶级的舞蹈教育家如李正一、马力学、唐满城、孙光言、邓文英、陈玲、齐士杰等等南来开课，新加坡的华族舞蹈教师通过正规训练，逐步掌握了中国民间民族舞蹈、古典舞的基本技巧、训练组合和表演风格，大幅度提升了本地华族舞蹈的教学水平；四是当时华社与华文媒体对推广华族文化的大力支持；五是国家剧场舞蹈学会出版了英文杂志《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和《剧场舞话》丛书三册，主催多次舞蹈座谈会和舞蹈营^[3]，带领舞蹈工作者参加海外舞蹈研讨会，提升了舞蹈工作者对舞蹈研究与理论学习的认识^[4]。

社会变迁中的亮丽转换

作为一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国家，新加坡需要敏锐的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90年代，国家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经济支柱，政府处理鼓励本土企业提高技术与生产力，逐步发展成为出口为主的企业外，也意识到需要调整文化政策，为新加坡走向知识经济做准备。1990年11月28日，通讯及新闻部的信息部和社会发展部的文化事务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法定委员会重新组建了新闻与艺术部。1991年9月1日，艺术节秘书处、新加坡文化基金会、新闻与艺术处和国家剧场信托局基合并成立了国家艺术理事会。

2000年3月，新闻与艺术部提呈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提出把未来的新加坡发展得像伦敦和纽约那样的文化资本城市。2008年，该部门又提出2008年至2015年大计：新加坡文艺复兴城市第三阶段计划，在5年内拨款超过1



艺术总监颜明理老师，自1981年教舞，培养了两代舞跃舞乡艺术团的舞蹈员



元昌默市长(右二)在颁奖礼上与谢依玲团长(左一)、《春忆》编导陈毓玲(左二)和原州动感舞蹈嘉年华常驻评委蔡曙鹏博士(右一)合影

亿元，发展艺文事业。时任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的李文献医生说，整体的目的就是“积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作为新加坡人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报告书引起学界与媒体许多有价值的讨论^[5]。很自然的，政策需要随着社会现实与变化中的文化生态适当调整，才能给艺术发展推力。可喜的是之后出现的滨海艺术中心、国家美术馆、作家节等都广受欢迎。取得的成绩还包括表演艺术群体与从业人数的增加与专业化的转型，观赏与参与的观众数量的上升，对本地艺术作品的认知与支持。

在文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环境下，华族舞蹈团体都需要迅速启动新的运作方式，以培训、创作质量和特色，争取脱颖而出。晋江会馆舞蹈团培养的舞者，在2004年10月2日正式离开会馆，成立了一个新的非营利团体舞跃舞乡艺术团。

新一代舞者接力长跑飞跃海外

对舞蹈文化、民族情怀与艺术价值的共同追求，让21世纪的舞跃舞乡艺术团的舞者，凝聚在新的招牌下。艺术总监颜明理带领大家开启了无怨无悔的华族舞蹈新旅程，接力长跑。晋江会馆的前辈们也给予舞跃舞乡艺术团持续性

的实际支持。会馆节庆及办活动时，艺术团一定全力配合，提供节目助兴。参加艺术团38年、曾任团长多年、现任名誉团长的陈德惠说：“我们的蔡锦淞顾问和晋江会馆历届会长，对艺术团的关心与爱护，情同一家。《春忆》到韩国，冲进大决赛获得银奖载誉归来，离不开会馆的父老乡亲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颁奖礼上元昌默市长发现《春忆》的编导非常年轻，十分惊讶。“什么？陈毓玲是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的荣誉学位毕业生？不是主修舞蹈的？哇！”也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春忆》有专业舞团的水平，团员却是来自各行各业。其实，新加坡和韩国很相似，有大量的民间艺术团。成员热爱他们选择的艺术，或舞蹈、或戏曲、或华乐、或声乐。以毕生的精力提高自身文化和艺术修养，以满足其终身学习的需求。这样的群体对于艺术的传承、推广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和引导作用，也成就了新加坡的多彩多元的文化生态格局。原州动感舞蹈嘉年华艺术总监黄云基向谢依玲团长贺喜后说：“这么好的节目，应该走得更远，希望有更多国家的观众看到你们的节目”。

半年后，舞跃舞乡艺术团，受邀与友团 Azpiras Dance Group 和印度艺术协会到河内

参加新加坡旅游局主办的新加坡节。不同舞种语言在创作小舞剧《罗摩衍那》的交融过程中，实现对舞蹈类型范式的突破与新颖建构，受到了越南民众的热烈欢迎。《春忆》又再次在他乡，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参考文献：

- [1] Zainal Abiddin Tinggal (ed.) *The Dances of ASEAN*, pp.169-206, Brunei Darussalam: Asia Printer, 1998.
- [2] 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于1980年邀请担任，邀请蔡曙鹏主编每周一次的《舞蹈》副刊，与后来星洲日报陈有勇主编的艺术版和新明日报蔡曙鹏主编的《台前幕后》，大量报导了舞蹈演出与评论文章。八十年代海峡时报的双语版，也常有华族舞蹈活动的报导文章。
- [3] 李沅和，“难忘的聚会，长存的友谊”《剧场舞话》，新加坡：国家剧场舞蹈学会，第60-62页，1989。
- [4] 国家剧场舞蹈学会出版的《表演艺术》共有7期。1983创刊，1991因为国家剧场关闭停刊。这本年刊评述海内外舞蹈、戏曲、戏剧活动已及表演艺术书评。《剧场舞话》共三册，分别于1988，1989和1990出版。
- [5] Kong, Lily. (2012). *Ambitions of a Global City: Arts, Culture and Creative Economy in “Post-Crisis”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8(3), 279-294.

目录页图片说明：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2排左7）、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2排左6）、新加坡驻越南黄小萍大使（2排左5）和新加坡旅游局局长裁陈建隆（2排左8）在河内举行的新加坡节开幕礼上，和舞跃舞乡艺术团、Azpirasi 马来舞蹈团和印度艺术协会，以及贵宾合影

（作者为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The Torch Bearers of Chinese Dance Over Four Decades: Wu 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As soon as the “Memory of Spring” by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from Singapore ended, thunderous applause and screams exploded as hundreds of people expressed their excite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dance presented. It was in the 4000-seat U-shape stadium of Wonju, the most populous city in Gangwon province, Korea. The venue was packed with audienc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rom the city and participating groups from 12 countries. Once a year, Wonju Dynamic Dancing Carnival, is held her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dance cultures. In 2018, 214 Korean teams with a total of 13,000 dancers and 38 teams from 12 countries with a total of 1,605 dancers and 1,000 singers from citizen choir groups participated. Since its inception of this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in 2014, i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outdoo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 Korea, and is known to the dance community throughout Asia.

The man behind the festival is Mayor Won Chang-muk, elected since 2010. Organised by the Wonju City, the 36th Homeland Defence Infantry Division and the Wonju Cultural Foundation, the event was supported by over 250 logistic volunteers. Mayor Won made a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in 2017 and was warmly received by Mr. Nah Juay Hng, Chairman of Chingay 2017 EXCO and People’s Association Group Director (Engagement- Arts & Culture). “The highly successful Chingay Parade of Singapore is a well-established Cultural Extravaganza and we can learn much from your experience”. Mayor Won also extended his invitation to Mr. Nah and said that Wonju welcomes Singapore dance groups. “Exchanges will promote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s of Korea and Singapore”. The following year,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made its debut at the Wonju Dynamic Dancing Carnival with flying colours.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is one of the longest established Chinese dance groups in Singapore. The group was one of the cultural groups under the clan association Chin Kang Huay Kuan, set up by Chua Gim Siong, who was the newly appointed head of its cultural section in 1977. The dance group registered as an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sation in 2008 with Tan Teck Hui as its founding chairman, and Madam Gan Beng Lee, a pioneer dance educator, respected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as its artistic director.

The piece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presented in Wonju was choreographed by Tan Yu Ling. Yu Ling started her training with Madam Gan from age seven and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public performances presented by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She attained the highest grade of the Chinese Dance Graded Examination of Beijing Dance Academy in 2013. Despite holding a job related to her Honours Degree in Biological Science fro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Yu Ling’s passion for dance led her to choreograph works that were presented in many shows from 2015. Like Yu Ling, countless dancers, actors and musicians in Singapore hold a full-time job and keep their chosen art form as a passionate after-office-hours pursuit. This phenomenon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vibrancy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Singapore.

When “Memory of Spring” was announced as the Silver Prize item on the Wonju festival closing night, all dancers of the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jumped with joy. “This is an eye opening experience, to see so many danc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ffering different types of dance. I am so touched by the many volunteers and the most supportive audience I have ever met. Wonju audience is great!” A year later, Wuyue Dance Studio Arts Troupe joined Azpirasi Malay Dance Group and th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for another mission abroad, the Singapore Festival in Hanoi. Yu Ling danced the role of ‘Golden Deer’ together with a multi-ethnic cast in the epic Ramayana with great success.



在文字里 注入亮光



文·尤今

有一个故事，是我在创作课上常常喜欢和学生分享的。

那是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故事。

米开朗基罗出世时，身体孱弱的母亲无法好好照顾他，把他送去一个村庄，交托奶妈照顾。母亲在他6岁时撒手尘寰，他因此留在奶妈家。奶妈的丈夫是个石匠，童年的米开朗基罗，随着石匠进进出出于采石场，难以抑制地爱上了这些内涵丰富的石头。他内心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于此同时，又有股力量不断地驱策他以凿子和锤子把木无表情的石头化为七情六欲的雕塑。他雕，雕雕雕、雕雕雕，愈雕

愈起劲，兴趣之火也愈燃愈炽烈，年纪小小的他，已立下远大的志向——他要当雕塑家。

1501年，26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专注地雕刻圣经中的犹太英雄大卫王。1504年完工，鬼斧神工的“大卫”雕像，艺惊全球——坚不可摧的石材，展示出来的，却是人体纤毫毕露的肌肉纹理；冰冷僵硬的石质，展现出来的，却是人体张力饱满的弧度美；愣头愣脑的石头，展露出来的，却是人体那磅礴浩大的内在力量。更震慑人心的，是大卫脸上流现的那种坚定和坚毅、那种自信和自强，在在反映了他内敛的强大力量。

“大卫雕像”卓尔不群的艺术魅力，使它成了众人心中永远的“巨人”。

耐人寻味的是，米开朗基罗用以雕塑“大卫”的那块大理石，并不是一块理想的石材，它形状不佳，更要命的是，石头上面还有一道清晰的裂痕，可供发挥的空间很受限制，其他艺术家都不要、也不敢用它，它因此被闲置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眼光独到的米开朗基罗却对它一见钟情，他一针见血地说道：“别人只看到这块大理石的缺点，可我却清楚地看到它里面禁锢着一个巨人，而我，只不过是把这个巨人释放出来而已。”

啊，“释放巨人”！

米开朗基罗这一番话，无疑的就是文艺创作一个可贵的启示啊！

是的，大理石中藏着一个巨人，同样的，文字里也藏着一个巨人。把生活的种种感悟化为蕴含思想亮光的文字，牵动他人的心弦、影响他人的价值观，就是一种“释放巨人”的创作方式啊！

我以“宠物情”作为素材，借以向学生阐释“释放巨人、注入亮光”的创作宗旨。

在正式授课之前，我请家有宠物的学生以口述的方式谈谈他们和宠物之间的故事。

甲学生说：“我每天傍晚都去遛狗，狗很乖，一直跟在我后面，不会乱跑；但是，如果有陌生人靠近我，它便会狂吠不已，它对我可说是很忠心的。它很贪吃，喜欢啃骨头，我常常把鸡腿留给它吃。有时，我也把零用钱拿去买狗零食喂它，它最喜欢的是牛肉干，我常常一买便是好几包，妈妈知道了，便骂我浪费。”

乙学生说：“我的猫很爱玩毛线球，百玩不厌。我一有空便和它玩，一玩便是一整个下午。有时，一大堆毛线打结了，它便躺在毛线上睡觉，真是可爱呀！它很聪明，懂得察颜观色，我心情好的时候，它会爬进我的怀抱里，撒娇；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它便静静趴在我脚边，陪我，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贴心猫’。”

丙学生说：“我养仓鼠，可是，姐姐不喜欢仓鼠，每当我把仓鼠放出来时玩，姐姐便会尖声

叫嚷，大声骂我，有一回，她甚至把我给仓鼠准备的葵瓜子全部倒进垃圾桶了。我俩常常为了这只仓鼠吵闹不休，妈妈恫言，要把我的仓鼠拿去送人，每次听到她这样说，我便气炸了……”

丁学生说：“我养鱼，越养越大、越养越肥。有一回，不知怎的，它竟从鱼缸里飞跃出来，掉在地上。过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发现时，它已经死了。我们都很伤心，从此，不再养鱼了。”

甲乙丙丁口述的这些事情，都是个人与宠物之间的琐事，转化为文字，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发人深省的亮光。现实生活里，有晦暗的鱼目，也有发亮的珍珠，从事创作者，必须懂得筛选。我们并不是要一丝不苟地强调“文以载道”，然而，对创作最起码的要求是，读者能在阅读后得到启示与教诲。

我以自己养锦鲤的经验作为例子。

我在自家庭院的鱼池里养了二十多尾色泽斑斓的锦鲤。一日，正当我和到访友人闲适自在地欣赏满池晃动的绚丽时，突然发现了其中一尾纯白的锦鲤靠近眼珠的部分长了一个拇指般大的瘤，深褐色，已经开始溃烂了。看在眼里，别人觉得恶心，我却觉得痛心。这尾绰号“白雪公主”的锦鲤，已经养了两年多，体态优美，特具灵性，我爱入心坎。朋友劝我捞起丢掉，然而，我无论如何也硬不下心、下不了手，心想，就让病魔把它带走吧！接着下来的一个月，我出国旅行，锦鲤交由佣人照顾。回来后，蹲在池边，想要欣赏群鱼游弋的美姿，但却赫然看到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异象”——十多尾锦鲤，惨遭“白雪公主”病毒传染，全都长了瘤，一尾一尾看起来奄奄一息。为了保全另外十多尾健康的锦鲤，心如刀割的我，只好硬着心肠，把生瘤的锦鲤全都捞上来进行“人道毁灭”。要是当初果断处理，今日就不会祸延无辜了，我真是懊悔莫及啊！

事后，我写了《锦鲤》一文，目的不是想要悼念“白雪公主”，而是要告诉读者：感情用事的妇人之仁，往往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大失误，希

望他人引以为鉴。

聪慧的学生，在了解了写作的真谛后，举一反三，拿起笔时，便懂得慎重地掇取生活中那些特具意义的典型事件，为文章注入亮光。

现在，且让我选取南洋女中两名中二学生的习作来加以说明。

何霖卿透过养鱼的经验，谴责了自己漠视宠物生命的无知；许梦雯从养狗的经验，领悟及“管教必须从小开始”的教育原理，都可说是闪烁着思想亮光的文字。

学习写作者，唯有懂得在文字中注入智慧的亮光，笔杆才不会在黑暗的羊肠小道里胡乱兜转。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何霖卿作品：鱼

有一天，我的爸爸带回了一个透明的小鱼缸，还有一袋色彩斑斓的小鱼，说是送给我的礼物。

从那天起，长达好几年，我没中断过养鱼，但是不知为何，落入我手中的鱼儿，从来不会活过三个月。那时，我并没有想太多，鱼儿死了，请父母再买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无知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一条条的鱼儿，也是一条条宝贵的小生命。就这样，死了一批，再买一批，养过了各种小金鱼、热带鱼、打架鱼，但无一例外的，都逃不过像是诅咒般的命运。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小学高年级，学业开始变得繁忙，也就渐渐对养鱼这件事失去了兴趣，于是，最后一批鱼死了之后，鱼缸便空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根本没有把那些小生命放在眼里，鱼儿疏于照顾，能

活下去才怪！

曾听某位长辈说过：“小孩子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真好。”

殊不知天真到极致，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许梦雯作品：狗

小狗眼巴巴望着我，不满意地呜了一声，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它，狠下心摇摇头。它走到我身边，盯着我。不行！绝对不能被它打动！我忍着，没有看它，它生气地汪汪乱吠，我皱着眉，妥协地说：“好吧！给你一块肉，别被奶奶看到。”小狗立刻亲密地向我接近，正当我夹了一块肉给它，奶奶刚好从厨房走出来，我吓得筷子一抖，肉掉了下去，小狗乘机咬着那块肉拔腿就跑，奶奶举着手中的锅铲喊道：“它老是乱咬沙发，我刚刚罚它不让他吃饭，你就给它吃肉！你太宠它了，真是不懂事！这样怎能把它训练好！以后它要是惹了祸，你就知道后果了！”我心想，我的狗才不会惹祸呢，结果，转头一看，它竟然就在电视旁乱小便！

奶奶是对的，看来我的确太宠它了，它一会儿咬沙发、一会儿随地大小便，一点也不知错，也不知悔改，奶奶教训它，我也拦着不让，这下无法无天了，不行！以后这家伙继续坏下去，出门把别人咬了，那可怎么办啊！动物和人一样，都不能太过溺爱。我下定决心，今晚把它关入厕所！

我收拾了那滩小便，拿着扫把，把它从床下赶了出来，关进厕所，不管它怎么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都视若无睹。

管教，真的必须从小开始啊！



旧劳工部大厦



文图·虎威

这一天阴云密布，但我还是按原定计划，驱车到合乐广场拍摄本文所书写的老建筑的照片。已是病毒阻断措施实施的前一日，我这个年长者估量在当下无论如何须把照片拍好；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将不宜出外拍照。

那天天空是灰色的，建筑物也是灰色的，连心情，也有点灰暗。出奇的是，拍摄出来的图像效果不凡，在一片暗沉之中，依然有光将建筑物照亮，也照亮了我心房一角。

前身是华民护卫司

这座建筑物目前是家事司法法院，从前叫劳工部大厦，而在更早以前，叫华民护卫司。它落成于1930年，但华民护卫司的设立却一直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那时候，英殖民地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存在着许多灰暗面：私会党势力庞大，过番苦力遭受不人道对待，良家妇女被骗被

迫为娼……华民护卫司的设立，为这一切带来一线曙光。

说起这个机构，不得不提的是其第一任领导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芳林公园边上，俗称单边街的毕麒麟街上段，以及与它连接的毕麒麟街，乃是在1924年以他命名的。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840年出生于英国，16岁当海员，22岁到中国岷江的一个岛上谋生，除了学福州话，也聘请当地人教他华文。后来他到台湾工作，30岁时却因得病而回英国休养。然而，就在这个生命的低谷里，他遇到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获得机会在两年后前往狮城，任海峡殖民地政府翻译官。他是当年唯一谙中文的英国官员。

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且懂得说多种方言，毕麒麟表现良好，包括能摆平一些私会党的纠纷。他于1877年被委任掌管新设立的华民护卫司，处理社会上长久以来的棘手问题。此司起先在北干拿



旧劳工部大厦极具气派的门廊



旧劳工部大厦局部

路一栋建筑内运作，此路当时也叫单边街。

在专业上遇见劳工部大厦

小时候住在牛车水，对单边街的名称熟悉但没常去。从摩士街口住家下楼，偶尔往右沿二马路行，会经过俗称海山街、豆腐街、松柏街、长泰街、单边街各街道的街口，到达芳林公园。其中，海山、松柏乃是私会党馆号，可见其势力。至于更“远”的合乐路，简直没去。因此，那时不曾与劳工部大厦有片面之缘。

与它结缘是在当了建筑师，并选择以保留古迹为专科之后。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司把本由另一名同事负责，将劳工部大厦修复并改变用途为法院的项目交给我接手，我这才将它的里里外外看透。

它是一座庄严典雅，带装饰艺术风的古典主义老建筑。外表大致上保留着原样，但内部则“吾不欲观之矣”。何故？唉，就像当年的许多殖民地老建筑被“现代化”，原本高耸宽广的空间已加入夹层，许多原有的装饰均被遮盖以求“摩登”。从保留建筑的角度来说这些都须还原，作为法庭的新用途正好支持这个方向。

劳工部大厦的一大特色是，它有个宽敞而堂皇的立面向着合乐广场，较狭窄的两端也各有一个大气的门廊，唯独面向合乐路的另一个宽长立面显得特别简陋。何故？却原来是合乐路早年不像现在是条主干道，那简陋立面乃是建筑物的背面。之前负责项目的同事原欲把它美化使同前面一样，我本着忠于历史的原则将此方案推翻。

老建筑前程未卜？

许多人在职场生涯里可能启动一个项目，但因种种原因而无法看到它完成。毕麒麟为华民护卫司做了良好的开端，可叹在他就任后第11年的一天，一名由私会党差遣的木匠前去向他请命，实则欲夺其命。毕氏被斧头砍伤额头，无法完全康复，终造成他在不断请假后退休。这以后，由其他人接任其职位，直到二战时骤然而止。和平后此司归入当时的劳工与福利部，建筑物后来更名劳工部大厦。

我在草拟了“将劳工部大厦易为法院”项目的方向后，因被调职而无法继续。接手的同事们在进一步研究老建筑后，决定还原它以“上海灰泥”为面饰的本来面目。所谓上海灰泥乃含有碎花岗岩的灰泥，多用于建筑外墙，使其看起来像是石做的一样。由于不加涂料，在经历岁月的风霜后难免会显得老旧而被后人强行粉刷，劳工部大厦者也不能幸免。将涂料除掉以恢复老建筑原貌（包括它的风霜）不易，所幸做到了。

今日的家事司法法院与去年落成的国家法院新大厦共存，一旧一新各自精彩。而不远处，造型独特的国家法院旧大楼因其用户的搬迁而显得落寞。然而，据报道，它将被易为家事司法法院。不就是说，前途未卜的，其实是旧劳工部大厦？心头忽然一阵悸动，但想起它早已被列为国家古迹，受到保护，便又在远远的天际，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必将赋予它的一抹光华。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过敏性鼻炎 如何防护？



文图 · 李曰琳

随着春天的到来，万物复苏，花开草长，杨柳飘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一切却并不“美好”。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应性鼻炎，是发生在鼻腔黏膜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通俗来讲，就是过敏性体质的人和过敏原二者相遇而产生的疾病。它不仅仅有鼻部症状，还会出现头晕、头疼、注意力不集中、倦怠等证候。

过敏性鼻炎的分类

过敏性鼻炎可分为两大类：常年性和季节性。

常年性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时间与季节无关，过敏原如室内灰尘，动物皮毛，螨虫等，其症状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相同，但总的发病程度较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轻。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最常见的过敏原是花粉，因此，每当春暖花开或秋季植物枯萎时便开始发病。春秋季节过后症状也自然不治而愈，所以与季节相关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也称作花粉症或枯草热。

据保守估计，全球过敏性鼻炎患者已超过10亿，过敏性鼻炎长期迁延，可能引起嗅觉减退，睡眠障碍，鼻涕分泌亢进，也可能诱发中耳炎或哮喘。

伤风鼻塞与过敏性鼻炎的区别

过敏性鼻炎要与普通感冒引起的伤风鼻塞相鉴别。

过敏性鼻炎：常常觉得鼻痒，鼻塞，喷嚏连连，清涕横流，搞得纸巾堆成山。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是对某

种物质过敏所致，临床表现很像“感冒”，但没有先驱症状与全身表现，病程较长。过敏性鼻炎发作时，打喷嚏多为四个以上，有时甚至超过十个。流涕多为清水样，不随时间改变，且没有全身低热乏力等表现，常伴有鼻痒眼睛痒。

普通感冒：由病毒与细菌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常伴有发热、头疼、全身酸疼等症状，病程6-7天痊愈。多在秋冬和季节交替时，以鼻塞为主，打喷嚏为两到三个，一般不超过四个。鼻涕开始为清水样，逐渐变为脓粘性。

过敏性鼻炎	感冒
病程长，反复发作病史	病程短
鼻子症状为主：打喷嚏、流鼻涕	全身症状为主：头疼、头重、发烧、周身不适
伴随症状：鼻子痒、眼睛痒、喉咙痒、哮喘等	伴随症状：鼻塞、脓涕等

过敏性鼻炎的中医诊治

过敏性鼻炎属于中医鼻鼽的范围，“鼽者，鼻出清涕也”，中医认为主要是由于肺气虚，卫表不固，风寒趁虚而入，犯及鼻窍，邪正相搏，肺气不得通调，津液停聚，鼻窍壅塞，所以打喷嚏、流清涕。本病的表现在肺，但病变也与脾肾有一定关系。脾气虚则肺气虚；气之根本在肾，肾气虚，气不归元，阳气易于耗散，风邪得以内侵致病。

鼻鼽的主要症状由突然发作的鼻腔发痒，酸胀不适，继而喷嚏连连，鼻塞不通，流涕清稀量多，嗅觉暂时减退。此外，全身还可能出现头痛、耳鸣、听力障碍等症状。

根据中医辨证，若证属肺气虚，还可出现倦

怠懒言、气短、音低、或有自汗、面色晄白，舌淡苔薄白，脉虚弱。

若兼脾虚，则纳呆、腹胀、肢困、便溏，舌质淡有齿印苔白，脉濡弱。

若兼肾虚，则腰膝酸软、遗精早泄、形寒肢冷、夜尿多，舌质淡嫩，苔白润，脉沉细。

辨证施药 积极预防

肺气虚寒为主者，宜温补肺气，祛散风寒，可选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以玉屏风散益气固表，苍耳子散辛散风邪以通清窍。

脾气虚弱为主者，宜健脾益气，升清化湿，可选用参苓白术散健补脾气，同时加用泽泻、辛夷花、白芷、细辛等，以助散寒除湿通窍之力。

肾阳虚弱为主者，宜温补肾阳，固肾纳气，可选用金匮肾气丸加减，可加胡桃肉、肉苁蓉、蛤蚧等补肾纳气，发作期可加细辛、吴茱萸等助散寒通窍之力。

一般在发作期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控制症状，可选择中药、针刺等治疗方法，若病情严重者可适当加用西药治疗。

而缓解期治疗主要是调理、改善体质，从而减少发作或减轻发作程度。中医根据“治未病”思想采取保健调养方案，可口服中药、中成药或中药膏方，或采用一些外治疗法如按压迎香、风池等穴位，帮助预防过敏性鼻炎发作。

对体质进行饮食调理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辨证治疗。另外，想要更好地预防过敏性鼻炎，在日常生活起居上也要注意。尽可能避开过敏原，尽量保持室内、室外环境清洁，减少接触粉尘、尘螨等。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疾病，需要长期、积极规范的治疗和调护。如果在治疗一两次后症状缓解了，就不再坚持，那么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快就会复发。随着发作次数越多，其症状可能越严重。因此，过敏性鼻炎患者一定要坚持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自我调理

1.过敏性鼻炎的体质调理方：生黄芪20克、炒白术15克、防风10克煮水喝。这是经典方玉

屏风散，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在药店买成药服用，具有益气固表，增强抵抗力的作用。

2.过敏性鼻炎的穴位按压：可以自我按压迎香和风池穴位缓解过敏性鼻炎的鼻痒、鼻塞等症状。

迎香穴

中医认为，迎香穴具有宣肺解表、疏散风邪、通利鼻窍的作用，按压此穴可治疗鼻痒、喷嚏、流清涕、鼻塞等病症。

位置：在面部鼻翼外缘中点旁开，当鼻唇沟中。



方法：可沿鼻唇沟来回擦动，感觉局部发热。然后用手指按在迎香穴上揉动，有明显的酸、麻、胀、痛感觉则可，保持数秒后可放松轻柔。如此反复操作，每次按压3-5分钟。

风池穴

风池穴有疏散头风、利五官七窍作用，按压此穴可以帮助调节人体的免疫力，缓解外感风邪所致的感冒、发热、鼻塞、流涕等症。

位置：在后脑的枕骨之下，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



方法：两手的大拇指按压轻揉双侧风池穴，垂直上下推压，力度以能产生明显酸胀感为宜。每次按压5-10分钟。

3.外用方：用鹅不食草治鼻塞。鹅不食草干粉，加入凡士林，制成100%药膏，涂入鼻腔，每日2-3次，可以减轻鼻塞。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情意绵绵 气度恢宏

抗疫隽语 激励斗志



文·汪惠迪

新冠病毒蔓延，肆虐全球。地球村206户，仅4户零感染。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发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20日8时，全球确诊新冠肺炎240万1379例，死亡病例16万5044例；美国最多，确诊病例累计75万5533例，死亡病例4万零461例。

瘟疫流行，地球人无论居住在村东还是村西，村南还是村北，也无论肤色黄白黑棕，或信仰三观有所不同，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头号敌人——新冠病毒，因此必须团结一致，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共同抗敌。

大敌当前，地球人相互交往时，好言好语，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互相砥砺，益显重要。话语务须中听，切莫伤害他人。俗话说：“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战斗的武器，在防疫、抗疫、战疫中，大家用好这个工具，紧握这个武器，意义重大。

然而地球人有目共睹的是，以老来自居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把WHO（世卫组织）正式命名的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称为“武汉病毒”；总统特朗普换了两个字，把它叫做“中国病毒”，而且媒体发布的图片揭示，特朗普刻意将自己讲稿中的“新冠病毒”字样手写改为“中国病毒”。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特朗普和蓬佩奥，一个“中国”，一个“武汉”，揪住“中国武汉”不放，相互唱和，狼狈为奸，让善良

的人们窥见了这两个人的思想和灵魂，何其阴暗、卑鄙、龌龊、丑恶！

上帝啊，特朗普乞求道，我有75万5533例确诊新冠肺炎，4万零461名子民魂归天国，眼下还不知何年日月才是尽头，教我如何是好？然而特朗普毕竟是特朗普，不失其商人本色，老奸巨猾，自恃在地球村一手遮天、横行霸道惯了，于是恶向胆边生，竟然使出诱过于人的诡计：赖人，亦即网络热词所谓“甩锅”。他把锅甩向中国。谁知舆论界识破其阴谋，送了他一顶帽子——“宇宙第一甩锅大王”。

该不是怕“甩锅大王”听不懂或不理解“甩锅”吧，有人特地研究一番，说“甩锅”并不是英语的throw the pot，地道的说法是pass the buck。特朗普的老前辈，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铭牌，上书“The buck stops here”（责任止于此，不要推给别人），其继任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这块牌子继承了下来。可是特朗普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习以为常，前辈的座右铭哪在他眼里，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美国自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不断胡乱放枪，四面树敌，可是他还嫌不够，于是为自己早期抗疫无能寻找新的替罪羊，接连两日攻击WHO，妄称WHO是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机构，“给美国一些糟糕的指示”，同时威胁要停缴会费。振奋人心的是，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决定在前期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的基础上，追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持发

展中国国家卫生体系建设等工作。特朗普一毛不拔，胡言乱语，触犯众怒，难怪国际舆论指责特朗普将矛头指向WHO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国道德退位和国际破坏行为”，于是又送了他一顶帽子——“全球抗疫的最大败将”。

国际观察家们还注意到，地球村里居然有那么一小撮人无脑跟风美国，死抱住“甩锅大王”“抗疫败将”的大腿不放，大肆污蔑、侮辱、攻击WHO总干事谭德塞。2月11日，WHO正式宣布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台湾当局充耳不闻，次日，仍然坚持使用“武汉肺炎”，声称“和国际接轨”。这哪里是接国际之轨呢？分明是跟特朗普、蓬佩奥接轨，穿一条裤子嘛。更令人不齿的是，还有几只苍蝇嗡嗡叫，辱骂谭德塞“尼哥”（Negro）“黑人”“黑鬼”“垃圾”“智障”“废物”，甚至把谭德塞的“谭”写成“痰”，进行种族歧视（Racism），卑贱下作之至！

从“甩锅大王”“抗疫败将”特朗普到台湾那几只逐臭之蝇，他们的话语无不充满敌意，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散播负能量，是典型的让地球人感到六月寒的恶语。

然而现实无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大量有灵魂、有温度，重情理、暖人心，让人感到三冬暖的甜言美语，碾碎了一切逆袭时代潮流的少数人所散播的污言秽语。

今年年初，武汉疫情激烈暴发，日本友人援助物资源源运抵武汉，人们从捐赠物资的包装箱上看到了来自异国他乡的感人肺腑的“甜言美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崎岖路，长情在（长崎县）”。

中国经典诗文章句成为日本友人捐赠隽语，其特点是得体、贴心、体己、亲切，浓情厚谊，溢于言表，流露了一衣带水的邻邦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的真情挚爱。神州大地人人击节，个个点赞。

古语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4月8日武汉“解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CNN）报道说，“这座城市如今象征着中国的复苏”。中国“复苏”了，可是欧洲多国，尤其是美国的疫情，正趋向疯狂的边缘。截至4月10日，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而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也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捐赠隽语再次红火起来，下面晒一晒这些隽语：

雾尽风暖。樱花将灿。（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赠领区内日本医院，引自日本著名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俳句。）

鲸波万里，一苇可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辽宁赠日本北海道。）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山东赠日本和歌山县，引自南宋词人张孝祥《西江月·黄陵庙》。）

青山一道，同担风雨。（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以下简称马云）赠日本，化用唐诗人王昌龄《送柴侍御》诗句。）

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南区加油！（重庆巴南赠韩国光州广域市南区。）

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山东赠韩国大邱市，引自朝鲜王朝中期诗人许筠代表作《送参军吴子鱼大兄还大朝》。）

严寒松柏，长毋相忘。（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赠首尔市，引用朝鲜王朝时期大儒金正喜语。）

山水之邻。（马云赠韩国。）

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中国企业赠



印度，引自玄奘诗《题尼莲河七言》。）

山水相连，世代友好。（西藏自治区赠尼泊尔。）

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中国赠老挝。）

守望相助，中柬同心。（中国华电集团赠柬埔寨。）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马云赠泰国，泰国谚语，译文引自《周易·系辞上》。）

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中国赠马来西亚，马来谚语。）

独叶难成帚，齐心方得胜。（福建赠菲律宾，菲律宾谚语。）

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中国赠伊朗，引自古波斯诗人萨迪《蔷薇园》。）

万里尚为邻，相扶无远近。（马云赠伊朗，化用唐诗人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中“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将会过去。（马云赠俄罗斯，引自俄诗人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真心换真心，友谊共长存。（上海赠波兰滨海省，引自波兰18世纪爱国诗人伊格内修·克拉西茨基诗句。）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国赠德国，德国谚语。）

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中国赠意大利，引自晚明文学家李日华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诗。）

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马云赠意大利，引自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中咏叹调歌词。）

细理游子绪，菰米似故乡。（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发给米兰中国留学生健康包，内附赠语，改编自唐诗人沈韬文的《游西湖》：菰米蘋花似故乡。不是不归未得，好风明月一思量。）

团结就是力量。（中国赠比利时，比国国徽上箴言。）

海国一尺绮，愿赠万里春。（上海赠葡萄牙波尔图市，引自唐诗人陈陶《赠别》，后一句改写自南朝诗人陆凯“聊赠一枝春”句。）

如果灵魂并不渺小，一切都是值得。（同上，与中文诗句相呼应，引自葡萄牙作家费尔

南多·佩索阿的诗句。）

铁杆朋友，风雨同行。（中国赠塞尔维亚。）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山东省对外友协赠日本、印度、柬埔寨、巴基斯坦、阿联酋、斯里兰卡、法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11国友好组织。）

最别致的是中国捐赠给法国的物资外包装上的图案——一枚由中国篆刻艺术家设计的红色印章。印章上刻着飞翔的凤凰和鸽子，还有相互辉映的北京天坛和巴黎铁塔。印章中央刻了两句诗：一句是中文“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引自三国蜀汉学者、经学大家谯周的《谯子·齐交》）；另一句是法文Unis nous vaincrons（“团结定能胜利”，法国大文豪雨果名言。）



中国赠法国的物资外包装上的图案是一枚由篆刻艺术家骆芃芃设计的印章，中央是三国时蜀汉学者谯周名言“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和法国文豪雨果名言法文“UNIS NOUS VAINCRONS（团结定能胜利）”。两侧是飞翔的凤凰和鸽子，下端中央是相互辉映的北京天坛和巴黎铁塔。（原载《人民日报》）

中国古代经典诗文名句，外国著名文学家的箴言、警句和谚语作为抗疫捐赠隽语，凸显了语言的功能和力量，鼓舞着地球村每个成员相互砥砺、共克时艰，携手打赢这场战胜新冠病毒的硬仗。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云树山水间 寒川专访

缺失的原乡记忆

1950年暮春，金门榜林村。阴沉的天空欲雨不雨，近午时分，一间窄小、阴暗的屋子里传来一声婴孩的啼哭，但转瞬即被隆隆的炮声淹没，地面也瞬间一片湿漉漉。

“天天炮声不断，就叫你天炮吧。”怀抱婴孩的祖母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基字辈的天炮学名基砲（又名纪葆），其祖辈清末年间自泉州南安迁至金门，基砲属金门吕家第四代子孙。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也为了逃避“走壮丁”，其父辈三兄弟跟随祖父辈的脚步前后漂洋过海，大伯先行至马来西亚麻坡，后落脚印尼勿里洞，二伯及父亲的脚步则恒久停留在了新加坡。

五岁那年，基砲跟随母亲搭乘军用飞机辗转来到岛国与父亲团聚，他身后那扇朱红色大门缓缓关闭，连一丝缝隙都没留下，直到48年后才又重新开启。

所有缺失的原乡记忆，后来都化作了一首首诗篇，有欢笑，也有泪水，泼泼洒洒点缀着基砲似梦非梦的天空。

求学岁月

初抵狮城的基砲跟父母住在大坡直落亚逸街230号二楼，与二伯父及三姑丈两家比邻而居，后来他的弟妹们相继在那里出世。集聚在那一带的多是闽南人，尤其金门人，原福建会馆的前身——天福宫（俗称妈祖宫）也坐落于那条街上。

七岁那年，基砲踏进了福建会馆属下的崇福小学，学校距他家仅几十步之遥。虽然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学前教育，



寒川早年全家福（摄于60年代）

入校最初几年的表现也普普通通，但断文识字后的基础喜爱读书是不争的事实。他常常省下零用钱去学校旁边的书局买书，或者到住宅区的书摊相连环图书，这些书无疑成为他日后走上写作之路的基石。

到了小学五、六年级，他似乎突然开窍，成绩突飞猛进，名列前茅。毕业会考后，他顺利进入当时号称“东南亚最高学府”的华侨中学。

踏进华中的门槛是基础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几位知名作家老师（如丘絮絮、苗秀、卢涛等）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初三那年，知名诗人兼小说家丘絮絮担任他的文学史老师，在丘老师的影响下，班里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如莫洛、凌濛、绿叶、谢冰凝等纷纷奋笔疾书，基础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还借来老师的作品反复研读，并试着在一些学生刊物上投稿。

时为校排球队代表的基础投出的第一篇稿件是四千多字的散文《欢乐排球中》。话说一向称霸全星校际排球赛的华中代表队在那年的比赛中屈居亚军，队员们觉得有辱校誉，无不痛心疾首。群情激昂中，基础挥笔泼墨，洋洋洒洒。文章写好后他即刻投去了《南洋商报》的“青年园地”版，然而三个月后却石沉大海，这令基础焦急难安但又于心不甘。

于是他试图尝试省时省力的新诗创作，但寄出的几首诗也进了编辑的字纸篓。

建立在发表欲基础上的写作欲就这样被彻底冲淡，热忱骤然下降，几近于零。

这年年底，他在书局购得一本《海涅诗选》，那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令他不能自己。重新爱上诗歌的基础赶忙跑去学校图书馆找来几本有关诗歌理论的著述潜心钻研起来。

中四那年，他在报刊上看到一则《学习生活》征稿启事，于是重修旧稿，投石问路，一个月后终于梦想成真。

高一那年（1967年），他悼念丘絮絮老师的诗作《火中的诗》得以在《星洲日报》“青年文艺版”刊出。这是他迈向文坛的第一步，虽然很小，但踏踏实实。

高二那年，他担任华中文学会会长兼壁报主编，开始在文学活动中崭露头角。同年10月，他在“全星加坡中学生诗歌创作比赛”中拔得头筹。这年年底，他以寒川为笔名，与新民中学的蓝平昌合著的诗集《火中的诗》出版，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1969年，高中毕业的寒川顺利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甫一踏进南洋大学，寒川即参加了中文系的文学会，并出任副出版，第二年成为正出版。与此同时，他也参与了系文艺刊物《北斗》的编辑工作，还同时出任中文学会年刊的编辑及参与另一刊物《早雷》的编辑。也在这一年，他的第二本诗集《红睡莲》问世。

大三那年，他又成为佛学刊物（年刊）《贝叶》的主编。

1972年，寒川大学毕业，跟所有男青年一样，踏出学校大门的寒川随即走进了兵营，成为了一名阿兵哥。

参与文学社团活动

1976年，寒川从2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民协会机关报——《民众报》的一名记者，职场生涯就此拉开帷幕。

一年半后他升职为该报主编，后来又擢升为出版组主任，直至2005年离开职场，他始终都在跟文字编辑打交道。

本职工作从一而终，但他参与的各类社团（尤其文学社团）数目之多当属岛国写作人之冠。其中最为值得大书特书的非岛屿文化社与锡山文艺中心莫属，而这两个社团又跟他的母校华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岛屿文化社注册成立于1971年，骨干力量是1968年华中高二年级的文科毕业生，寒川即为其中的一员。

岛屿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出版了晨阳、冰翎、寒川、杜雷、凌濛、谢冰凝六位作者的合集《山岗的脚步》，以此为起点，至2011年该文化社解散，共出版丛书37部，除了15部印尼华裔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都与寒川有关，或者他独自一人的作品，或者他跟别人的合集，而印尼华裔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得以在本地出版，也应该完全归功于寒川。

锡山文艺中心成立于1990年11月，但它的来历则当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群情激奋的年代，一群文学爱好者常常于黄昏时分雅聚于永康私人住宅区内的一家咖啡店——永康餐室，他们以知名作家李汝琳为首，其他作家包括洪生、莫河、曾采、李建、烈浦、秦林、林琼、寒川等。李汝琳早年曾任教于华中，而洪生、莫河、烈浦、秦林、寒川则是华中不同时期的校友。

文友雅聚永康餐室的消息不胫而走，中英报章竞相采访。时任武吉知马区国会议员的王家园博士建议众人移步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锡山文艺中心应运而生。该文艺中心的成立旨在“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艺发展。”首届理事会顾问为李汝琳及刘蕙霞博士，洪生为主席团主席，烈浦、莫河、秦林、寒川为主席团成员。洪生担任首两届主席后卸任，烈浦接棒。2012年，寒川受邀接任，两届后卸任。

锡山文艺中心旗下半年刊《锡山》1991年创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此外中心还出版了锡山文艺丛书，也跟中国及南马的文艺团体联合出版了多部会员作品选集。2005年，锡山文艺中心联合新加坡文艺协会及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了本地



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写作者索引——《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寒川时任工委会秘书。

担任锡山文艺中心主席的那些年头是寒川最为充实也是最为忙碌的年月，几乎所有的事务他都亲力亲为，尤其《锡山》半年刊，从编辑出版到送往人协总部，劳心劳力不言而喻。

华岗情结

对于自己的母校华中，寒川的内心始终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爱恋。

“总觉得应该为她做些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离开母校的二十多年后，他开始义务为母校主编《华岭》校友会会讯，其后又担任华中校友纪念文集主编，从《华实串串》到《华岗依旧》再到《百年华中情》，岁月悠悠情悠悠。

转眼三十年成为了过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俊朗少年已然白发苍苍，但回馈母校的那颗心始终未变。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如此投入并坚持不懈为华中校友会尽心尽力的本地写作者，除了寒川，再无第二人。

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华岗学子，且先后拿到奖学金负笈海外，成为了有益于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才。

千岛情缘

提起寒川，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当是他与千岛之国的不解之缘。

这种缘分可谓命中注定，因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的大伯父已在那里落地生根，三十年后，他的堂兄也将在那里开枝散叶。

1971年5月15日，风华正茂的寒川满怀激动地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因为他要前往勿里洞岛参加堂兄的婚礼。但双脚落地的刹那，他又又是那样的小心翼翼，甚至些许胆战心惊，因为当时的排华现象异常严重，他清楚记得入关表格上白纸黑字注明华文读物跟毒品、枪械等同属违禁物品。

但在雅加达逗留期间，他却惊喜地发现堂叔家订有以华文为主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该报除了刊登电影广告、结婚祝词、讣告挽词外还设有文艺副刊，内容包括诗歌，小说、杂谈等，寒川



的关注点自然离不开诗歌。返回新加坡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题为《印尼华侨的诗歌》，次年发表于《岛屿季刊》第二期。

四年后，他在义妹婉贞的引荐下结识了女诗人茜茜丽亚，又在后者的介绍下认识了柔密欧·邦、冯世才、刘安等几位文友。从此以后，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走私”华文书刊去印尼。因为此时的他爱上了美丽贤淑的印尼女孩范维香，出入印尼成了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他还推荐印尼文友的文章在本地刊物发表，同时帮他们在本地出书，再想办法把书带去印尼。

1980年，寒川跟相恋九年的维香结为连理，作为印尼女婿的寒川更频仍穿梭于狮城、雅加达之间，嫁为人妇的维香（笔名维维）也不遑多让，她把寒川的本名基砲改为纪葆，意即永葆此情，寒川的“又署名”由此而生。

婚后的寒川夫妻“走私”起华文书刊来更加“胆大妄为”，多年后，他们五六岁的儿子也成为了“帮凶”。

一次又一次飞赴千岛之国，除了探亲、旅游

外，他的通讯录中印尼文友的名单越来越长：黄东平、袁霓、林万里、明芳、谢梦涵、晓星、北雁、叶竹、李金昌、松华……他们不但是他的文友，更像他的家人。

1998年5月印尼排华暴行上演，谢梦涵、袁霓举家逃至狮城，寒川的家成了谢梦涵母女四人的避难所，袁霓母女也得到了妥善安排，而同年8月“世界华文作家大会”在台北举行，原本受邀的印尼代表迫于压力未能前往，寒川毅然“代表”他们出席会议，并仗义执言。他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淌血的五月》，控诉肇事者的排华罪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作家郑愁予、赵淑侠、陈剑等提案声援，六大洲世华作家协会会长起草了“世界华文作家谴责印尼排华罪行”，并掀起了签署运动。

可以肯定，寒川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了印华作家的史册上。

已故印尼作家黄东平曾撰文赞誉寒川为“印华文艺的功臣”。2004年12月，印尼华文作家协会首次颁发“对印华文学功绩卓著奖”，寒川为三位获奖者之一。

几近半个世纪的千岛情缘，三言两语岂能说得清道得明？翻开寒川的《云树山水间》吧，那一个个长长短短的故事将带着你去回味，去追溯……

文学回原乡

少小离家，得知自己原籍金门时寒川已是一名中学生了，那时的金门仅仅是他成绩册上的两个方块字。长大后成为金门会馆及浯江公会董事后，金门方成为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真正拉近寒川跟金门之间距离的，则跟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紧密相连。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担任宗乡总会《源》杂志主编的寒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所知道金门籍的写作人》，介绍了十多位原籍金门的新加坡作家。后来，这篇文章被龚鹏程博士看到并带回了台湾，借此机缘，寒川结识了杨树清、张国治、吕坤和等金门文艺界乡亲，此后他的文章多次被刊登在金门的文学刊物上，那扇关闭了几近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为他徐徐开启。



寒川作品



寒川（右一）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原乡”情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摄于2014年9月25日）

但其实早在2000年8月，他就出版了自己的《金门系列》新诗集，张国治作序，吕坤和封面设计，里里外外尽皆出自金门后人之手。两年后，他的文集《文学回原乡》问世，序文撰写杨树清，封面插图张国治，内页画作吕坤和，清一色金门后人。

2002年中秋时节，经张国治推荐，寒川携妻返乡参加“金门诗酒文化节”活动，他还推荐了同是金门籍的作家方然、芊华夫妻，四人联袂返乡，传为佳话。

除了跟两岸三地著名作家、艺术家交流之外，在当地文友陈延宗的陪同下，寒川夫妻亲临榜林凭悼。在荒弃多年的老厝前，终于还乡的寒川怆然泪下。

从那时到现在，寒川前后二十余次回返金门参加各种文学活动。2005年，他的诗集《古厝》由金门县政府与联经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6年及2011年，有关金门人奋斗创业的故事《我从金门来》及《走出海岛的金门人》相继由金门会馆文教部出版，作者署名吕纪葆。

有关金门的题材，寒川高歌着“写你再多也不厌倦”。海外金门写作者作品中最多金门元素者，非寒川莫属。

首次返乡之时，寒川的父亲刚刚过世一个多月，未能在父亲有生之年陪他回乡成为寒川终身的遗憾。九年前，卸下大部分头衔的寒川终于抽空陪同母亲及儿子再次回到了金门，作为金门后人的寒川此生当了无遗憾了吧。

后记

得知寒川之大名四年有余，也偶尔在某些文学活动中看到过他的侧影。但真正看清他的面容是三个月前在一位朋友的客宴上，那时方知这位名气颇大的诗人其实很是谦和平易。

第二次近距离接触在一个月后。那时他的老母亲刚刚离世，我受印尼诗人叶竹之托代为送白金前往悼唁。

第三次在两个星期前（“隔断措施”开始实施前的一个星期），聆听他坐在我家客厅畅谈他的文学之路。那是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访谈。写他也注定成为迄今为止最难下笔的一篇，因为头绪实在太多，如何取舍都难免顾此失彼。

比如他参加过的文学社团少说也在二三十个，而他参加过的大型文学活动更是不计其数。权衡再三只能择其一二以点代面，割爱之痛非他人所能体会。

那些零零碎碎的精彩瞬间就都留给寒川自己去挥酒吧，因为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不能不佩服寒川超好的心态和超强的抗压能力。给我三个头衔恐已寝食难安，步入古稀之年的寒川顶着尚有的十多个头衔依然来去自如，不是天赋异禀又是什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马新华人建筑概述



文·廖文辉
图·陈耀威

马新华人的建筑依据其使用功能的不同来分类。迄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分成住屋、店屋、宗教和纪念建筑，后两者包括庙宇、会馆、石窟寺、戏楼塔和牌楼，至于农舍、渔民住所、矿工宿舍、窑洞、排屋、中西合璧的独立住宅和合院式住宅，则属住屋形式^[1]。另一种分类法则有庙宇、会馆、居住建筑和混合功能建筑四类，居住建筑则分为排屋、合院式住宅、洋房/平房、别墅四种，混合式建筑则是指店屋。依据马新的实际情况而言，应以民居、神庙、社团建筑和学校四大类为主，民居属私人空间，后三者则属聚会、联谊、祭祀、教育等功能的公共空间。

华人居住的所在，除现代钢筋水泥的洋楼公寓和排屋外，最能代表华人民居特色的非木屋或板屋莫属。木屋是书面用语，粤语和客语则称“板屋”，闽语、潮语和琼语则叫“枋厝”。事实上，“亚答屋”才是最为普遍的叫法。“亚答”是指棕榈科的叶子，如亚答树（Nipah）和硕莪树（Rumbia），这种叶子坚韧防水，是铺盖屋顶的上佳材料。战后，亚答才逐渐为锌板和石棉瓦取代。以亚答叶编织的屋顶一片约五英尺，是为一叶，一叶叶地绑在横楠上，互有重叠约三五英寸，为行，也叫路。一般上，12-15英尺的客厅铺三行，9-10英尺的房间铺两行，故此两开一厅一房为五路厝，一厅左右两房为七路厝，以“路”称木屋的宽度通行于北马民间。然而，民间还是通行以原乡“落”（进）来描述屋子的纵深。在马来西亚落与落之间没有天井，以天沟（水槽）来分隔或衔接，前落为客厅和房间，后落为厨房和饭厅。华人房居

的空间布局以厅堂为要，故此大门必须居中，两边开窗，对大厅而言是中轴对称。大门向大厅的端点得立一屏或墙，单边或两边可通往后方。长而高的供桌立在屏前中央，供奉祖先和神明，供桌下是地主公的牌位。屋身的木构建材往往就地取材，通常一棵大树就足以应付一栋七路两落厝的所有梁柱。梁柱通常使用正艾木（Chengal）、峇都柳安（Balau）、菠萝木/太平洋铁木（Merbau）和咸巴木（Bakau）等；门窗墙板则多用巴麻/万兰地木（Meranti）^[2]。

这些房舍因华人垦殖开矿，一如马来人的村落，零落分布于河边、海边、山丘或林边。依据葡萄牙的文献，马六甲的华人村居民的住所就是木屋，但铺以陶瓦，以减低火患风险。荷人的则有市区华人砖屋81栋，亚答屋51栋，以及郊外各色人种585栋，包括华人在内的亚答木屋。到了英殖民时期，各个城镇开始出现成排的店屋和店铺，却常遭祝融之灾，19世纪后期才逐渐改用砖瓦，叶亚来在火患之后以砖瓦重建吉隆坡，即为典型的例证。1951年因紧急状态，为了对付马共，切断其资源和情报供应，英殖民政府实行了新村计划，将全马划分为四百多个集中区，围以铁丝网，实行戒严岗哨，把散居周边的华人集中移入经过整齐规划的新村，每户人家可得若干土地建盖主要铺以锌片的木屋，这些经过规划的新村房子形成华人主要的住所。估计当时约有两万栋，是木屋建筑的高峰期，以木屋为主的华人房子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进入1980年代建筑基本完全以钢筋水泥和砖体为主，木屋的建造才走入历史^[3]。

庙宇乃神明的居所，建庙祀神，以达保境

安民的目的。马来西亚的佛寺一般以寺、庙、堂或阁命名，民间信仰则多以宫、庙、殿取名，其他还有观、院、祠、殿、亭、社、岩或洞。神庙所在可以是河口、海口、路旁、街口、山麓或山腰，乃至讲求前低后靠，背山面水的地方。一般上，民间信仰的宫庙会建在城镇乡村，道观佛寺则远离喧嚣，伯公庙则大多在山区^[4]。神庙的格局基本如下：

传统华人的庙宇是以殿宇为中心，依院落空间的发展，可从单殿沿中轴线增加为两、三殿或以上。殿与殿之间有露天的院或天井，两边以廊道连接殿宇。单殿的正身就是主殿，两殿的前殿为拜殿，后座为主殿。主殿的面宽依神格地位或建庙者的经济能力，从单开间可到三开间之宽。中轴殿宇左右，隔细长火巷或天井可置翼座建筑作为护室（厢房）、附属空间或配殿使用。

大规模的丛林禅寺，依汉化佛寺规制所建的建筑物，会有三门/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经堂、祖堂、斋堂等等，往往主要的几个殿或堂会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另有塔院建佛堂……庙的范围也可设围墙，置牌楼、门

坊/门楼/山门为入口……在庙宇的范围内或外，有的建造供酬神演戏的戏台……其他附属建筑尚有亭子甚至园林^[5]。

马新华人主要由南方闽粤华民所组成，各籍贯的建筑风格不免有所差异，同时并存，形成马新各大城小镇的独特风景线：

闽南庙宇主要是曲面屋顶、红瓦、飞檐、翘角、中轴殿宇脊尾作尖尖的燕尾脊为其特征，拥有华丽的剪粘脊饰，普遍塑双龙戏珠。正墙面通常砖石相配，青石白石石雕或朱墙画假砖，色彩较绚丽。广府的相反在于屋顶屋坡平直，屋脊作博古或收龙舟脊，通常以灰塑和石湾陶作脊饰。两侧山墙高过屋面，墙身砌青或灰砖体。配合花岗岩檐柱和虾公梁，显得阳刚冷俊。潮汕的类似闽南庙宇曲面屋坡或翘角屋脊，也饰以嵌瓷（剪粘），不过屋坡较平缓，也可能用灰瓦灰梗，此外墙面多白灰粉墙，门面做框堵灰塑，檐柱上多作龙头榑。客家庙宇没有统一的形式，闽西的偏向闽南，梅州的接近潮州，而惠州往东一带的则靠向广府式。换句话说偏向闽南和潮汕的屋顶作翘角或各式五行墙头。偏向广府的为硬山直脊，



华人传统庙宇：檳城青云岩蛇庙

整体而言客家的庙宇较质朴。海南的庙宇也多数偏向广府系，不过屋身较低矮。屋脊不做石湾陶饰而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灰塑和草尾，而且墙面多素白。福州或闽东的庙宇具有非常高翘的翼角，翼角头置长型的角叶，屋顶正脊往往作龙头吞脊，称为龙头脊。主殿或拜亭常作藻井，往往是黑瓦白墙或朱墙^[6]。

具有地方籍贯传统色彩的寺庙建筑，到了战后重修或重建时改用钢筋水泥结构，以水泥抹灰涂上艳俗的现代漆或墙面贴砖，传统木门窗改为玻璃或铝门窗，地面铺以现代地砖，屋顶铺上水泥或铁皮瓦，全面现代化。有者则朱红墙体，围以汉白玉栏杆，屋顶用黄色琉璃瓦，形成宫殿化的风格。此外，新的庙宇不论哪个方言群体，皆逐渐趋向闽南庙宇的建筑样式。近来更有上述三种形式混合的寺庙建筑，已经无法从神庙建筑来判断其籍贯属性^[7]。

民居和庙宇，一为人居的所在，一为安奉神明之处，其建筑自然有所讲究。至于会馆和学校，一为处理业务，一为读书所在，属于公共场所，只要符合基本用途原则，一般在建筑设计上不太讲究，主要以实用为主。大部分会馆主要以租借或购买店屋为会所，有者购地自建，但大部分并不讲究建筑风格。注重通过建筑来凸显本身特色的会馆，主要都属于战前的会馆建筑，如檳城广汀会馆（建于1930年）、隆雪中华大会堂（建于1923年）、檳城龙山堂邱公司（建于1906年）、庇能打金行（建于1904年）、檳城

鲁班行（建于1832年）等是^[8]。

再者，还有华人的次生群体——峇峇，其建筑也与众不同，古色古香，美轮美奂。峇峇的宅邸一般为连栋式的店屋，屋前为“五脚基”，屋身狭窄深长，设有大厅、中庭、内厅、天井、后院和侧院等，并有气孔或檐板镂空、天井或前厅等通风照明设备。屋内多有古朴典雅的木制家具和陶瓷古董，门前也挂上字号匾额，大门和窗户会张贴或镶嵌对联和吉祥语^[9]。

谈到南洋的建筑特色，尤其是与华人相关的骑楼或五角基，是不得不提的。骑楼（Veranda），闽南话称为五脚砌，泉漳话称亭仔跤（或作亭仔脚），客语称店亭下。这是一种外廊式建筑设计，一楼临近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走廊上方则为二楼的楼层，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故称为“骑楼”。骑楼一般地下一楼用于经商，二楼以上住人。骑楼既可防雨防晒，又便于展示橱窗，招徕生意^[10]。

五脚基可谓是南洋的独特风景，与华人息息相关，尤其是在大城镇经营商店者主要为华人，更是与之捆绑在一块。五脚基应该是莱佛士规划出来的，它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五尺廊”，原名真称是“five-foot way”或“five-foot base”，马来文直译为“kaki lima”，早期海峡殖民地闽南人取其音转化成“五脚基”（闽南音“五”为“goh”，“脚基”为“kaki”译音）。当然，这样的翻译，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英文的“foot”另一意思为尺。东南亚的五脚基则与骑楼指的都是“公共走廊”，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五脚基是由中国南方城市的街屋形式演变而来，主要是在新柔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最繁华的时期，经由中国商人传播至南洋。东南亚的五脚基，也就是源起于马新两地的五脚基。这种建筑式样在新加坡落实后，英国也推广到海峡殖民地的檳城和马六甲，同时也传到其他英国殖民城市^[11]。

此外，干栏式建筑亦是南洋建筑的特色，但华人居住在高脚屋的较少，只有吉兰丹的土生华人主要居住在高脚屋。干栏建筑又称干栏屋、高脚屋、吊脚楼、棚屋，其特点是“编竹苦茅为



檳城威省的華人新村木屋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内店屋的骑楼

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谓之麻栏”，以木头、竹子为屋梁，并用茅草盖顶遮蔽，也有柱桩顶端设轭木，特色是将其楼板垫高，以楼梯上下住所^[12]。

华人在马新两百多年来的繁衍生息，因应生活作息、信仰和活动之需要，而建立了各类不同功能的建筑，如民居、神庙、社团、学校、店铺等。一般的村镇，其规划概为大街两旁是店铺，民居则围绕四周，神庙、社团和学校则穿插其间。这些建筑基本依据原乡而形成，大约在战后则趋向折中和西化。

注释：

- [1] PKohl, David G.,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Western Malaya: Temples, Kongsis and Houses*, Hong Kong: Heinemann Asia, 1984, p. xviii.
- [2] 陈耀威《木屋——华人本土民居》，《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7），页66、69-72。
- [3] 陈耀威《木屋——华人本土民居》，《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7），页67-69。
- [4] 陈耀威《马来西亚华人寺庙：多元渊源与统一趋向》，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主办之“第一届东南亚华人研究国

际研讨会”发表的论文，2017年5月30日。

- [5] 同注[4]。
- [6] 同注[4]。
- [7] 同注[4]。
- [8] 有关建筑风格的介绍，可参看陈志宏、康斯明《近代东南亚华侨聚居地的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槟城广汀会馆建筑历史研究》，2018年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之“闽籍华侨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国际学术工作坊”提呈之论文；隆雪华堂《堂堂九十：隆雪华堂90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隆雪华堂，2013）；陈耀威《槟城龙山堂邱公司》（槟城：槟城龙山堂邱公司，2003）；陈耀威《槟城龙山堂邱公司》（槟城：槟城龙山堂邱公司，2003）；《胡靖古庙庇能打金行175周年纪念特刊》，2007；《鲁班古庙120周年纪念特刊》，2004，本文不再赘述。
- [9] 黄慧敏《海门奇葩——峇峇文化》，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页259-260。
- [10] 网络资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阅于2019年10月23日。
- [11] 《五脚基的故事》，网络资料：<https://humanitylibrary.wordpress.com/2010/06/11>，阅于2019年10月23日。
- [12] 《干栏式建筑》，网络资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阅于2019年10月23日。

（作者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中文系暨东南亚学系副教授）

寻·忆

文·吴小滢

人最爱回忆往事，而当想起的那一刻，画面却又总是朦朦胧胧的，仿佛罩了一层纱。有些记忆就如同阳光下折射出的七彩泡泡般，每一个都有着独属于它的颜色，却又无法触碰。

橙

橙色的泡泡是一座座组屋，框住了我的未来。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兴奋大过于伤感。幼时的我，哪能懂得那么多悲欢离合？只知道即将要探索一个全新未知的国家，以及期待着一家人的团聚。

落地后的细节早已记不清了，唯有印象的是，脚踏到这片土地上，仰头一望，那一个个、一排排橙色的“框框”。那时我还不知，原来那就是我将来漫长岁月的归宿。就此回忆起初来乍到时的滋味，脑海中始终有着一层橙色的滤镜。或悲或喜，都圈在那橙色的小框中。

开始的几天仍是兴奋的，新的环境，不同的人群，都令幼小的我大开眼界。可渐渐的，那一抹橙色好似限制了我的自由，圈住了我。家乡的风景、美食，还有亲人，都被它隔离在外。我在这头，思绪早已飘到了那头，却什么也做不了。

还记得最破格的举动莫过于在那夕阳与“框框”融为一体的傍晚，一人躲在厕所里默默哭泣，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为什么而落泪。从那小方窗溢出的光线，橙中泛着金，经过泪珠的折射又悄然溜走了。满腔的思乡之情也随之弥漫开来……

亮堂堂的橙色，或许是象征着美好、光

明。而那方框却又意味着束缚、一成不变。循环反复，究竟何处才是归宿呢？

无解，也无力去解，只能在那橙色的方框中慢慢学习着适应新的生活。

绿

绿色的泡泡是一扇轻掩的闸门，堵住了我的生活。

来到这里，成日便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度过。全天制的托管班，排满了的课程，音标、拼写、语法等，一切都重新来过。那时，记得的唯有来回途中快速飞逝的景象。绿，被时光拉扯的绿。

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绿色的大门就在眼前，进去便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陌生的环境、各色的同学、生涩的口音，不知是自卑还是腼腆，我终归不想推开那扇“门”。那时的校园生活便是在花草树木中度过的。绿草茵茵，伴着我一人，慢慢消磨休息的时光。期间，有人向我伸出了手，我却羞赧地跑开了。大合照时，看着那一张张明媚的脸孔，我小心翼翼地磨蹭到了最边上，小学时光也被定格在了那“独自一人”的合照中。

就这样，作为插班生的我将自己关在那绿色的闸门里，看着外面的风景，一边羡慕一边却又害怕受到伤害。在门里踟蹰徘徊，但又不敢靠近。或许，轻轻一推便可领略另一番风景。

生机勃勃的绿，亦可令人压抑。望着风景的人不知站在风景里的滋味，即便绿意笼罩，也终归是不同感知的绿。

红

红色的泡泡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挥舞着未知的以后。

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到现场看国庆庆典，街上洋溢着各种各样的红。那鲜艳的色彩似曾相识，却又怎么也回想不起具体的细节了。那时的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那么大的阵仗，感到新鲜极了。夜空中红色的火光闪烁便是那记忆中独有的滤镜。

后来再一次近距离看到那飘扬的红白旗帜时，我一身正装，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懵懂的小女孩了。装饰得满堂红的礼堂，当念到一个个名字，一个个上台，如此单调乏味的典礼，却又有着不同的意味。那片红与原始记忆中的红是不同的，我站在两者的中间，似乎要被慢慢划到了其中一方。尘埃落定，脸上浮现的笑容又含着另一份的愁绪，终于要真正地面对那全新、未知的以后了。

至少，无论是哪一片红，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色系。而我，也将在这红中寻找那独属一份的红，一份随着历史长河滚滚而来的红。带着先人的韵味，又有着新一代人的未知，它将会在风中飘扬。

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泡泡在空中飘散开来，而我也随着它们飘飘浮浮，如蒲公英般，寻觅一个落地的点，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林高评语：

本文作者选择三个颜色——橙、绿、红——说了很长的心理路程；四两拨千斤，这是新鲜的招式。“橙色”写组屋给予的新奇感、安家之外同时也感到的束缚。绿色是学习的地方——在同一片绿之中有不同的感知，隐约写出了身在异地的寂寞。最后是红色，那是到了选择政治身份的时候了，那是一个严肃、缓慢的过程，而作者告诉自己，将在同属于红色的国旗中找到独属的那一份色泽。用三个颜色既沉重又轻巧走过许多复杂的情绪，叙述兼夹抒情，颇有回甘的余味。

文·陈雅恩

火车入站了
我买票上了车
一个人去旅行
一站一站停留
乘客上车下车

嘿 我可以坐这里吗
好啊
肩并肩 坐到终点站

窗外季节不断替换
掌心你的温暖保持一样

继续
还没到站 你下了车
座位剩下寒冷你的温暖

我想把温暖还给你
无奈手中那张单程车票

林高评语：

按题目的暗示，这样的事还会继续发生，在我和在你身上。因为邂逅相遇，发生一段没有结果的情事。不能说是美好，不能说是遗憾。“我想把温暖还给你”一句表达的常是：落花不是无情物。语言不事雕琢，顺心写来，颇有婉约、欲言又止之美。



林太太家的洋房

作者·齐亚蓉

1

第一次从林太太家的大铁门缝钻进去的时候薛白还真有那么点儿恍惚：四根玉白雕花大圆柱赫然眼前（让她想到了华表柱），雄伟壮观非同一般，需仰视才见其全貌，一股莫名的压迫感袭来，她不由得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口气。

林太太家的独立式洋房位于这座城市的高端住宅区，对于这一带薛白并不陌生，介绍她来这里的陈太太家就在隔邻一条街上，陈太太一再强调林太太家如何如何“气派”，看来她所言不虚，单单门口这扑面而来的“华表柱”就十足的皇家派头，那占据大部分空间的“洋房”该是一座皇宫了吧，薛白心里嘀咕着。

其实对于“洋房”的概念薛白始终模糊不清，不知是指整个被大铁门和院墙围起来的所有空间呢，还是单单指庭院里供人居住的房屋。

但无论所指为何，林太太家的洋房显然跟薛白见识过的别家洋房大为不同。一般的洋房大铁门一开，映入眼帘的当是比较开阔的空间：大大小小的草坪、高高低低的花草树木，有的会辟个池塘养鱼种荷，情趣盎然，有的会建个私人泳池，亮晃晃的一池碧水映着蓝天白云，给人天高地阔的感觉。但林太太家的庭院显然小太多，就四根大柱子撑起的一个亭子，其余的空间都被建成了一座两层高的楼。

给薛白开门的是林太太家的女佣玛瑞雅，按照林太太电话里的交代，薛白在门口拨通了她家的电话，等了差不多七八分钟才听到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此刻，个头不高的玛瑞雅正推开“洋楼”的一扇门，对薛白做了个请进的手势，她手里的一串钥匙在午后的阳光下晃得耀眼。

待薛白一进门，紧跟其后的玛瑞雅即刻关门上锁，凉丝丝的空气让薛白顿觉舒爽无比，心头的燥热瞬间消逝无踪。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展现眼前的一切还是令她大大吃了一惊：美观新颖的玻璃幕墙，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金碧辉煌的欧式水晶吊灯，雍容华贵的宫廷式沙发，高贵典雅的金丝绒落地窗帘，无论颜色搭配抑或款式选择都堪称完美，薛白恍若置身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宫廷。

但其实真正“惊”到薛白的除了装饰的奢华，还有空间的巨大——足足两个篮球场大小，这在寸土寸金的岛国绝对罕见。

“老师，请上楼。”薛白正在出神时，玛瑞雅用托盘端着两杯水走过来对她说。二人一前一后踩着超大型红木餐桌旁的旋转楼梯上了二楼。

二楼的设计风格则完全中式：结实厚重的红木栏杆围着水晶吊灯绕成半个椭圆，周边都是房间，余留的空间摆着一架钢琴，旁边设有几个茶座，坐在那里可以俯瞰楼下风光。

此时的薛白已无心“赏景”，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一名华文补习老师，给林太太的幼子上完课后还要赶去另外一名学生家，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

走进书房，迎接她的是一名虎头虎脑的小男生。

“老师好！”正在书桌前不知捣鼓什么的他抬起头来。

“家杰好！”薛白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就读小四的家杰跟陈太太的幼女诗慧一直同窗共读，两家大人因此而成为了好朋友。

“把你的东西收起来，我们开始上课吧。”

薛白笑着对家杰说。

老师亲切，学生活泼，气氛相当轻松愉快。但不久，薛白就不得不停下来很认真地问家杰可不可以把空调调高一点儿，因为她的手臂上已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可以。”家杰答。

“为什么？”薛白很是奇怪。

“因为没办法调。”

“遥控器在哪里？我自己调。”薛白说。

“这里没有遥控器，整个家里都没有。”

费了一番口舌，薛白才弄明白原来林太太家安装了中央空调系统，整栋楼的气温常年控制在18摄氏度。

“你们不觉得冷吗？”

“我们早就习惯了。”

薛白不知该说什么，只好站起身使劲搓了搓手，然后坐下来继续上课。

离开的时候薛白头脑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林太太家每天的耗电量究竟是多少户普通人家的耗电量之和。

2

第二次来上课的时候，薛白带了件厚外套外加一个大围巾，屋外骄阳似火，穿得暖暖和和地坐在冷气房里给学生上课还真是舒服，让她恍若回到了有四季变化的年月。

“下个星期外婆要来我家。”即将下课的时候家杰说。

“爸爸妈妈房间旁边的那间屋子就是外婆的。”

“那外公呢？”薛白问。

“妈妈很小的时候外公就不在了。”家杰答。

“外婆总共几个孩子？”再问。

“就妈妈和舅舅。”再答。

“妈妈好孝顺啊！”薛白赞叹。

“我们家建屋子的钱都是外婆给的。”家杰满脸自豪。

薛白默然。她想起陈太太曾告诉她说林太太来自泰国，家里很有钱，中学时被送来岛国读书，后来考去英国读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回来工作。

“这个林太太可真了不起，她是国大医院的部门主任，她的先生是中央医院的部门主任。”陈太太如是说。

原来这个了不起的林太太还有个了不起的妈妈，这了不起的母女一定非比寻常吧，薛白想。

第二天，林太太打电话给薛白问她能否也给家杰的哥哥——就读中四的家颖补习。

薛白告诉林太太她只有星期天下午有空，她们讲好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下午两点见。

当薛白跟林太太四目相对的时候，她即刻对眼前这位端庄优雅的女士产生了好感。

“家颖小学的时候我整日忙着为事业打拼，没时间陪他，他其实很聪明，但没能考上理想的中学，这真是一大遗憾，是我亏欠了他，我正在努力补偿，希望能帮他进入理想的初院。他的华文基础不错，但成绩总是上不去，拜托老师了。”林太太满眼热望。

“我们一起努力吧。”薛白信心满满。

薛白走进书房的时候家颖正坐在那里打哈欠，这个即将面临中四会考的少年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意，但难掩满脸的倦容。

“我实在太累了，必须喝杯咖啡提提神。”他有些不好意思。

不一会儿，身穿白色制服的玛瑞雅喘着气走进来把一杯咖啡放在桌上，旋即转身离去。

半个小时后她又送水上来并收走了咖啡杯。

薛白想，这个玛瑞雅可真能干，如此大的屋子只是楼上楼下端水送茶就很考验体力了，别说还得打扫、洗衣及准备一日三餐，一般人恐怕根本无法胜任。

下课后玛瑞雅送薛白到大门口，她用钥匙打开铁门上的锁并拉开一道缝，皮肤黝黑的她低首垂眉，脸上的表情似乎僵滞了，薛白脸上自然流露的一丝笑意也硬硬地僵在了那里。

3

第三次来给家杰上课的时候薛白见到了他的外婆——一位身着墨绿色金丝绒旗袍，外搭浅紫色披肩的妇人，七十开外的她微笑着凭栏而立，白净的皮肤泛着淡淡的光泽，慈爱中透着一丝威

4

严，母仪天下的女皇般。薛白想，这屋里的空调温度该是专门为她而设置的吧。

活泼好动的家杰比以往安静了很多，他似乎有点儿怕外婆，眼睛一直偷偷瞄着门外。

“外婆再过两三年会把生意全部交给舅舅，然后搬来这里跟我们一起住。”家杰低声告诉薛白。

“你们家屋子太大了，多些人才好，不然太冷清了。”薛白说。

后来的几个星期，每当薛白走上楼梯的时候都会看到身穿旗袍的外婆悠闲地坐在红木栏杆前品茶，她身上的旗袍款式大同小异，颜色则走秀般逐次登场：茶绿、豆绿、橄榄绿、朱红、桃红、玫瑰红、宝蓝、海蓝、孔雀蓝……浓淡相宜，典雅大气，令人赏心悦目。薛白觉得跟这栋洋房最为搭调的非她莫属。

但在过完年的一个月后，光彩照人的外婆就回曼谷去了，薛白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过两个月她会再来的。”家杰说。

外婆一离开，家杰很快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好动，他总在找机会想要对薛白说些什么。

“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家安装了很多摄像头。”那天薛白刚一踏进书房，家杰突然说道。

“摄像头？在哪里？”薛白瞪大了眼睛。

“大门口、厨房还有地下室都有。”

“厨房安装摄像头做什么？怕女佣偷吃吗？”

“妈妈说为了安全。”

“那地下室呢？”

“那里是女佣的房间，妈妈说女佣很会偷懒，必须知道她在干什么。”

“那谁来看那些录像呢？”

“我们和妈妈看，外婆来时也会一起看。”

薛白的眼前出现了林太太跟妈妈及两个孩子一起围着电脑看女佣在厨房和地下室都干些什么的情景，她觉得这跟她们母女的身份和地位实在太不相称了。

“玛瑞雅知道你们家有这么多摄像头吗？”

“她只知道大门口有。”

那天走向大门口的时候薛白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她看也没看玛瑞雅一眼就逃也似的离开了。

有关摄像头的事让薛白觉得像吞了只苍蝇般难受，但她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每当看到玛瑞雅时内心总会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悲悯，好在她们从来没有过单独相处的机会。薛白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分，千万别节外生枝。

家颖的华文进步很快，在预考时取得A1的好成绩，正式考试时发挥也基本正常，薛白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的学校假期里林太太要她照常来给家颖上课以准备七月份的口试。家杰的补习也照旧，因为“他有的是时间”。

那天午餐后薛白早来到林太太家门口，她照例先打电话给玛瑞雅，然后等她来开门。

走进大厅后，玛瑞雅告诉薛白说林太太一家去外面用餐了，半个小时后才能回到家，要她在书房等。

薛白走进书房刚坐定，玛瑞雅端着一杯水进来了，放下水杯后她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老师，你可以帮我吗？”她的声音微微发抖。

“发生了什么事？”薛白的心突突地狂跳起来。

“我……我不想在这里干了。我太累了……我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我来这里一年里瘦了十多公斤。”

薛白这才发现玛瑞雅双目深陷，一副疲累不堪的样子，也许因为衣服总是肥肥大大，薛白还真没注意到她体型的变化。

“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中介，他们应该能帮到你。”薛白说。

“我没有手机，这屋里的电话都有录音，林太太也不允许我私下打电话。”

“那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帮你啊。”

“我没有朋友，林太太不允许我走出大门一步。”

“你没有假期吗？”

“没有，我从来没休过一天假。”

“怎么可能？不是有规定女佣可以休假的吗？”

“是我自己不要休假的，我需要多赚钱。”玛瑞雅语带哽咽。

“你可以帮我吗？”

薛白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知道吗？林太太说除了书房你不可在别的地方走动，你每次来的时候我必须打电话给她，得到允许后才可以给你开门，还有，林太太要我记录下你每次开始上课和离开的时间。”

薛白长叹一声，她终于解开了玛瑞雅每次接到她的电话后总是磨蹭半天才来开门之谜，至于记录时间她倒无所谓，因为她从来没有迟到或早走过一分钟。只是她怎么都没想到林太太对自己也如此不信任，没想到在林太太眼里自己跟玛瑞雅没有任何分别，都属于被监视者之列。

真是悲哀！

而薛白宁愿永远被蒙在鼓里。

当然了，最令薛白感到震惊的是玛瑞雅的处境：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更别说生活保障了。之前她曾在报刊上读到过女佣受虐甚至自杀身亡的报道，没想到还真目睹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她的内心充满了愤慨和恐惧。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要离开，不然我会死在这里的……”玛瑞雅不断重复着。

“求你帮帮我！”她几乎要跪下了。

“不行，他们要回来了，我得赶快下楼去。”还没等薛白反应过来，玛瑞雅已不见了踪影。

5

“怎么办？到底该不该帮玛瑞雅？”

薛白像是在问陈太太，又像是自言自语。这几天她吃不好也睡不踏实，人一下子消瘦了不少。

“薛老师，千万别多管闲事，不然会惹祸上身的。”陈太太说。

“可我不能见死不救，万一玛瑞雅出了什么事我会于心不安的。”

“还是观察观察再说吧，也可能情况并不像玛瑞雅说的那么严重。不过像林太太家那么大的屋子得请三个女佣才符合规定。”

“那就是说如果打电话投诉，玛瑞雅就会得到解救。”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

再次来到林太太家门口的时候薛白内心的恐惧感已完全消失，因为她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我年中考试华文得到全班最高分，妈妈说要你一直教我到中学毕业。”一看到薛白，家杰迫不及待地拿出成绩册给她看。

“你们家为什么不多请两个女佣呢？这么大的屋子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薛白边翻看边问。

“妈妈说女佣很会偷懒，多请只是在浪费钱。”

薛白无言以对。

“下个星期外婆就要回来了。”家杰告诉薛白。

当再次看到身穿旗袍的外婆站在栏杆前装模作样的时候，薛白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玛瑞雅的咳嗽声隐隐传来，既沉又闷的那种。

“玛瑞雅病了？”薛白问。

“妈妈说她在装病，外婆也这样说。”家杰答。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装病？你会装病吗？会吗？”薛白怒不可遏，但她很快镇定了下来。

“不会。”家杰愣愣地看着她。

两个星期后，薛白给家杰上完课准备离开时拿出一张折叠好的便条要他交给妈妈。

走下楼梯时薛白礼貌性地对凭栏而立的外婆点了点头，今天的外婆着一件藕荷色旗袍，搭一条葱心绿披肩，远远看去妙龄少女般。薛白多么希望这一切都不只是一种虚幻和表象，多么希望眼前的一切美好真实而恒远。

如果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带来的只是时时疑心处处设防，那它跟贫民窟有何区别？如果锦衣玉食带来的只是伪善和残忍，那还不如衣衫褴褛、粗茶淡饭！

虚弱不堪的玛瑞雅微微喘息着打开了铁门，薛白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并附在她的耳边说了声保重，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知道，玛瑞雅很快也会离开这里了。

（2020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0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就诊人员的增多，对于医院防止交叉感染的压力非常大，但是再忙碌、再疲倦，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都严格的按照步骤来防护！



步骤一：执行手卫生
步骤二：戴一次性帽子
步骤三：戴医用防护口罩
步骤四：戴里层一次性乳胶手套



别忘了还要戴外层的一次性乳胶手套。

步骤五：戴护目镜、穿防护服



我帮你写上名字，否则防护服下谁也认不得谁了。

一整套的防护下来，即便是再熟悉的人，相互之间也很难辨认的出来...



但是医护人员的防护做好，就是救人救己。



主任，我们准备为患者采集上呼吸道的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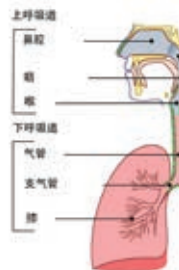
不，要下呼吸道的。

就在我和金南刚准备给阿婆做上呼吸道检测时，我的导师李主任走了进来...



下呼吸道标本的检测结果更准确。

原来最近在检测病毒的方法上，李主任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由于病毒主要攻击下呼吸道，所以下呼吸道标本的检测结果会更准确。根据我们的经验，上呼吸道的标本较容易出现假阴性结果。



这...这需要做手术吗？没必要吧？我年纪大了...咳嗽。

您别紧张，先漱口，深呼吸，然后用力把痰咳到容器里...

看到我们的全副武装，阿婆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阿婆，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您会健康出院的。

而我要做的，就是给阿婆增强信心。



医护人员全力救治，患者不言放弃，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众志成城呢？



《世界加油！》新冠肺炎防治漫画封面图